

311076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高爾基

羅斯金著

葛一虹
茅盾等譯

傳記
小說

新中國書局發行

基 爾 高

著 金 斯 羅 · A

譯 等 權 寶 戈 虹 一 葛

行 發 局 書 國 中 新

156年3月20日

高爾基

著者 A. 耶斯金

譯者 第一虹 茅盾

出版者 戈實樓 郁文哉

發行所 北門出版社

東北現名光通書店
新中國書局
北平 天津 石家莊
瀋陽 開封 洛陽
濟南 濰坊 煙台

一九四五年六月 初版
一九四八年九月 哈爾濱再版
一九四九年四月 長春三版
發行一萬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No. 176 16,000—25,000

周恩強 1953. 4. 重版



這是一本用小說筆調寫的高爾基傳，它是多麼生動、光明而深刻地將一個巨人的事蹟步一景顯露在你的良友呈現在你的面前。

24415/07

序

郭沫若

蘇聯作家 A·羅斯金氏所著「高爾基傳」至爲簡明扼要，善能傳神。余所見者乃一九四四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出佛除堡氏之英譯本，本譯亦據此英譯本而成。

譯者茅盾，戈寶權，郁文哉，葛一虹諸君是無須乎介紹的。因爲要譯者在六月十八日高爾基逝世紀念日出版，故由四位朋友分擔譯事，各約四五頁之力而成，是極得感謝的。一二兩章出於戈，三五六章出於茅，七至十一章出於葛，最後兩章出於佛。全書校正，統一譯名及加註等工作統由寶權負責，尤爲感誠。

中華文化協會評定委員會開始工作僅有一兩個月，得到四位好友的協助，並得於擁有文化意識之紀念日出版，極爲可喜，更甚其始得感謝的。高爾基逝世紀念日，我自己或許會在莫斯科參加了，臨別之前始得見四位好友的工作完成，特誌此致謝，兼取歷賀。

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

目次

序 (郭沫若)	一
第一章 童年時代	一
第二章 在喀山	一八
一 「評論家」	
二 兩家麵包舖	
三 「馬 爾」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變	
四 鄉村的商店	
第三章 鐵路上的守夜人	三五
第四章 「老橡樹之詠」	三九
第五章 流浪	四二
第六章 第一篇小說	五一
第七章 伊古迭爾·赫拉克達	五二

第八章	醫藥	10
第九章	麥特赫堡和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	11
第十章	夜鶯和探子	12
第十一章	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	13
第十二章	三次革命	14
第十三章	作家與戰士	15

第一章 童年時代

「我們呼吸着悲哀，我們被悲哀所包圍着。」

—— 感語 ——

一個陰雨天，在墓場的一個荒涼的角落裏，滑動的泥土，一口棺材，在棺材蓋上跳着兩隻青蛙，——這就是高爾基的心中和他父親的印象所聯繫着的一切。

假如不是因為他的外祖母的話，那麼高爾基大概水不會知道任何關係他父親的事的。這是一個平凡的俄國人，他毫無形跡地就從這個世界上消逝了，既沒有在他身後留下一些文件或信札，甚至也沒有留下一幅他自己的畫像。

阿達夏（註一）從他的外祖母所告訴他的關於他父親的一切事情當中，終於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孩子們生出來是專為被鞭打的；阿達夏本人的生活，被他母系方面的祖父——外祖父華西甲·卡西林弄得痛苦不堪；而他父親的生活，也一樣被他父系方面的祖父——自己的親祖父沙瓦梯·皮西科夫弄得痛苦不堪。

註一 阿達夏是高爾基的教名阿歷克賽的簡稱。

這叫沙瓦梯·皮西科夫當過兵，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他曾繼在沙皇的軍隊裏服役過好多年，一直升到軍官的階級，但是由於他對他部下的殘暴行為，竟被剝奪了官職，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這或許多半是因為沙瓦梯·皮西科夫犯了真正可怕的罪行；但是無論如何，他在軍隊裏服役的那個時代，對待下屬的殘暴態度，是被視為一個軍官的無疑的美德的。

在剝奪了他曾經濫用在他部屬身上的威權之後，沙瓦梯·皮西科夫就把他天性中最惡毒的性情，都發洩到他的兒子（就是高爾基的父親）瑪克辛的身上。

瑪克辛屢次地想從家裏逃走。這位老兵士就用獵犬來追趕他，在每次追到之後，就把他鞭打得幾乎死過去。

當沙瓦梯·皮西科夫死了的時候，高爾基的父親瑪克辛就離開他的故鄉，在流浪過西伯利亞之後，最後終於到了伏爾加河旁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註二）。他在這兒進了一家製木器店當學徒，學會了製造傢俱，裝飾房屋和糊牆壁紙。

這家木匠店，緊鄰着卡西林所開的染坊；而卡西林的女兒瓦麗亞，後來就成了瑪克辛·皮西科夫的妻子。

在他們結婚之後，瑪克辛·沙瓦梯維奇就和西林一家人同住在一起了。一八六八年這一年

註二 宜譯爲「下新城」，自一九三二年改名爲高爾基城。

註三，正是在他們家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一條最陰暗和最可怕的街道上的一所典型的
中下層階級的小屋裏，皮西科夫家生了一個男孩子，他們爲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阿歷克賽，或者
就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叫作阿達夏。

高爾基在「我的童年」一書裏，只有幾面是專講他的父親的。可是在讀到這幾頁的時候，每
個人就會直覺地意識到：瑪克辛·莎瓦梯維奇該是一個多麼光輝的人，並且爲什麼高爾基要選他
父親的名字來做他的筆名。瑪克辛·莎瓦梯維奇這位未來的名作家的父親，在他的年青時曾經被
流放到西伯利亞地追逐逐，並且被保在，羈押犯中的一個兵士一樣地行過刑。可是他還是用一副和愛的
與善良的微笑面對着世界。

無論如何，卡西林家的人在他們非凡的恩賜上，是很像莎瓦梯·皮西科夫的，他們用一種永
不消滅的非常的情恨在互相仇視着。

「卡西林家又在吵架了！」街上的頭重們時常這樣叫着，並且這種叫聲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聽
到。

當他們吵架的時候，他們時常吵得天翻地覆，張得全街馬上都知道了。但是當他們死心決意
要對付某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不聲不響地，隱秘地在幹着。他的外甥文雅西里·華西里維奇·
卡西林的兒子們——這是高爾基的舅舅們，就正是這樣來打他們自己的老婆——因爲這樣一來就

註三 高爾基是生在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沒有人會知道了。

瑪克辛·莎瓦梯維奇覺得在這所房子裏像是個外人，這也正是大家都非常仇恨他的原因。有一年多天，卡西林弟兄倆把他丟到一個冰洞裏去。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好不容易才救濟了自己的命。

他從沒有向任何人吐出關於這件事的一個字；他只是離開卡西林的家就跑了。

皮西科夫家的人，就沿着伏爾加河旅行到阿斯特拉罕去。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在那兒已經有了一個職業。

就當他們住在那兒的時候，皮西科夫的家庭遇到非常的不幸。當阿達夏才四歲的時候染了霍亂症，這種病是經常來光顧這個半亞洲的城市的。小孩子的病總算是好了，但是他的父親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卻從他傳染了這個病而死掉了。

因此，阿達夏又回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卡西林家去，重新生活在那些曾經謀害過他父親的人們當中。

阿達夏清楚地記得這次沿着伏爾加河的長途旅行，在這次乘船的冗長旅程中，他們經過了許多爲秋天的手所撫觸過的樹林，經過了黃色的船岸，並且還看到許多在遠方的好像玩具一樣的小小的城鎮……。

卡西林家已經搬到一個新區的一所低矮的灰紅色的房子裏去，這所房子有一個傾斜的屋頂和

幾面凸出的窗子。

卡西林家生活，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爭吵，毫無意義的漫罵，無情的鞭打，貪財和對於上帝的可怖的虔敬。

阿達夏尤其不喜歡他的外祖父蒂西里·華西里維奇，他長着一把紅鬍鬚，兩隻綠眼睛，他的閃影手就好像是塗滿了血，這是因為藥料已經浸蝕他的皮膚。他的咒罵和祈禱，他的談話和教訓，都以一種奇特的方式溶合成爲一種咬噬的苛性的悲泣，就好像熱鐵鑿進一個人的心窩似的。

阿達夏直覺地覺得他的外祖父是他主要的敵人，他並沒有錯；他是被全卡西林家的人所厭待的，但是比任何人使他受苦最多的，以就是華西里·瑪西里維奇。

這是一種可怕的生活，但是比任何事情更爲可怕，就是西周圍的一切，都像在卡西林家裏面一樣的黑暗。

阿達夏時常透過窗子看看大街。在右邊矗立着的，是四圍犯的黃色大營房。在左邊，是監獄廣場和監獄的灰色建築物，在它的四個角上，各有一座塔樓。

在營房和監獄之間，在江海的海洋當中，有着好幾排房子，是暗褐色的、綠色的和白色的。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也正像卡西林家一樣，大家因爲「布丁」烤熟了或是牛奶凝結起來了而打架和吵嘴；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大家都只關心些細小的事情——鉢子和盤子，暖茶炊和油煎餅；並且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大家都虔誠地慶祝生日和紀念日，泥醉得肚子要爆烈開來，和像

豬一樣地狂歡着。

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大家都這樣說着：「石頭的房子，鐵做的人」。

並且那些鐵做的人，相信他們所過的生活，是種真實的生活，是永遠深深地植根和堅固地建立在地球上面的。

阿達夏覺得他好像是生活在一個深坑的底層。當他最初開始憎惡小市民的時候，因為他們只關心着一個銅幣和爲着一個銅幣發愁，並且他們的談話和興趣也是毫無意味的，那時候還很年青。

他想把他自己從這些人隔離開來，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完全是屬於他自己的一角。

在卡西林家的陰溝的後院裏，在俄可能遠離開柴缸和曬衣繩上的爛布片的地方，阿達夏開闢了一小塊地，種了一些花，這些花都長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當他去澆水的時候，他看見他的花床被這根拔起，花被在腳下踐踏了，並且卡西林家那頭用後腳踢倒了大門的豬，正在它們當中打滾。

人們也正用同樣的方式，衝進了高爾基的童年生活。他們用着同樣的無情的冷漠，來把這個小孩子所視爲親切的東西放在腳下面踐踏。

但是在他的童年時代中，也有愉快的時候。

他的最大的愉快，這就是他的外祖母——阿羅林娜·伊凡諾夫娜，她在好多年後，對於「我的童年這一書的千百萬的讀者們是變得非常的親切和臨近。」

這正是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夫婦培養了阿達夏、皮西科夫對於人類幸福、樸素而奇異的信心，並且她防止了西林家的陰影，會壓倒了這個小孩子的心靈。

她的處世的智慧，並不是從長期受難中所產生的那種勉強的和藉藉的智慧。

關於外祖母的這件事，都充滿了她自己所特有的一致的性格的表現，優美而又是好心腸的；還有溫暖，在她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動作上都表現出來，舉如，當她從她黑色的麻線裏取出線盒裏拿出一撮麻線，或者是用她年老而又堅強的手，在她出去散步的時候摘一些熟悉的藥草。

外祖母很會給人，她有關於森林生活的智慧，並且喜歡編造故事。她常用言語把這種同情，知識和慈愛，像最寶貴的東西一樣，傳給了她的外孫兒。

她把卡西林家的情形，過去的事情，藥草的性質和關於老母親烏斯泰或者是山叢的母親的悲哀的故事，談給阿達夏聽。他的外祖母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口述的書——高爾基一生都深愛和珍貴這本書的。

他從奶娘葉甫琴妮亞那裏也聽了許多故事。奶娘喜歡講關於上帝和教士們的大膽的故事。上帝生活在人世上，從這一個村子走到另外一個村子，笨拙地干涉人們的事情，而他所用的方法，僅僅表示出他是愚笨的，並且有時他是惡毒的。

並且在奶娘的故事裏面的有些人，也是不好的，——法官們談正義時，就好像他是一塊布或是一磅肉；地主們以他們的殘暴驚人，那種殘暴好像是無可原諒的；商人們非常貪婪，其中有一

個商人甚至得了多得五十個戈比好湊成一千塊錢，而把自己的妻子和兒女賣給種租人……

河邊夏爾備相信勞娘的故事，因為國利的法官，兇暴的地主和貪財的商人，對於他是非常的熟悉，並且在各方面都像卡西林家的人和在鄰近房子裏的人們。

但是他的母親和奶娘的故事，也使得他確信，就是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是有好人的。

有一天，像這樣的一個人真正地在近旁出現了，就正在卡西林家的住宅裏。一個房客搬進了廚房邊的一間小房子，把老改成了一个試驗室，他就在裏面做各種試驗。關於這個廚房，慷慨的和帶眼睛的人的可疑的事情，並不在於他永遠忙著弄銅天平，火酒爐和圓表，而在於他從不因爲他的勤勞要一個錢，並且也從不表示出他對於錢的絲毫關心。

他是個沈靜的並且非常孤獨的人。自然，卡西林家的人是不能坐視這種情形的，最後外祖父卡西林終於通知要他搬出去了。

這個房客帶着他的天平和各種雜物消遊不見了，但是阿瑟夏爾還都忘記不了他。

他現在堅定地相信了，在故事裏面的人，並不只是說話故事。他們一定是在和住在波察瓦亞街或是卡拉特拉亞街的人不同的地方找到，而高爾基的童年，正是在居幾尼·諾甫哥羅夫的這兩條街上消磨掉的。

但是爲了要去尋找這些人，這就得從家裏漂流出去，儘可能地離得遠一點，正像先前那位房客一樣地消失了。阿瑟夏爾備跟什麼人走掉，只想到其他什麼地方去，而不再生活在這種停滯的

歌中……。

時常有許多穿着罪犯的灰色衣服的人，從卡西林家的房子旁邊走過。他們在押送之下走向碼頭，再搭上一隻要把他們送到遠方的輪船上去。阿達夏羨慕他們。寧可在押送之下，腳踝上帶着鐵鏈被送到什麼地方去，只要能走到什麼地方去就行……。

有一天，一大隊的罪犯從街上走過。阿達夏被其中一個人的極可怕的相貌所吸引住了，這個人的額頭上有一個大的紅傷口，還有一隻被擄得非常可怕的耳朵。

阿達夏就在人行道上跟着他走。突然間這個罪犯向他愉快地叫道：

「嗨，小伙子，來跟我們走一幫吧！」

阿達夏立刻跑到這個罪犯身邊去，假如不是押送的人把他攔開去，他也許會跟這個人走，——他不管到那兒去，只要能到什麼地方去，永遠不再回來。

他回到家裏去，生活仍然是單調無味地在向前走着。只是卡西林家住的房子已經改變了。他的外祖父已經從烏司本斯基街的灰紅色的房子，搬到波萊瓦亞街的一所大房子裏面去，這所房子的地下室更還有一個酒窖；他們從那兒又搬到卡拉特拉盧街的有着紅牆和藍窗戶的房子裏去。

阿達夏非常煩惱和憂鬱。有時候，他想做一些任性的無理的事，來克服這種感覺。他會爬上屋頂把煙囪塞起來，或者是把鹽撒在菜湯裏，或者是用一個紙捲兒，把灰塵吹到廚房裏的掛鉤裏面去。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有時候，他在各方面所目擊到的殘暴，會引起他心中的另一種感情——憎恨。有一次，當阿達夏看見他的繼父毆打他的母親，並且用腳踢他的胸腹時，他就抓起一把小刀，向他的肋骨刺過去。

當高爾基走到人世間去謀生活的時候，他才十歲。他的母親已經死了，他的繼父已經賠光了。一切東西並且失掉了職業，他的外祖父也已經破產了。

他得開始靠工作來維持生活。

他先後在鞋店裏當過跑街，在輪船上當過洗碗碟的人，在繪圖師家裏當過學徒，在神像鋪裏當過學徒，做過拾垃圾的和捕鳥的人。

在鞋店裏，店老闆用他關於女顧客的各種討厭的故事，而大司務則用威嚇弄得高爾基的生活苦痛不堪，而沙夏——這是卡西林家的一個孩子，也在鞋店裏服務——則常常把針插在鞋子裏，因此當高爾基來刷鞋子上的灰塵時（這是他的工作），便常被刺痛了手指。

高爾基站在櫃台後面，向窗外看過去。這是一個非常嚴寒的日子，只有幾個人人在外面走。馬匹慢慢地，在風雪裏跛蹣着，從靠近的一個樓梯上得來了單調的教堂的鐘聲，他當時所希望的一切，就是他的那位霸眼的目光繃繃的東家，會因爲一些平常的小過來挑剔他的錯子而把他開除掉。

他明白等不了。但是有一尺，當高爾基去熬茶湯的時候，他打翻了鍋子和燙壞了他的兩手，不得不被送進醫院裏去。在離開醫院之後，他並沒有再回到鞋店裏去，而到他的二位遠親繪圖師家去當學徒。

這窮的情形比鞋店更糟，他的新東家並不教他學一點手藝。高爾基專門研柴，攪柴，洗鉢子和盤子，擦地板，清潔茶炊和廚房的銅器什物，到市場上去和當小跑街到雜貨舖去買東西。

但這還不是最壞的，因為高爾基是願意去做各種要他做的事的。最困難的還是女人們，繪圖師的老婆和岳母，他們使得他苦惱。罵他，打他。濫用他們作爲東家和親戚的兩重權利。

在鞋店裏，高爾基耐心地等待着被開除掉。他離開繪圖師的家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本心，——正像他害裏的一頭小耗子似地溜跑了。

他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大橋上流浪了好幾天，在碼頭和脚伕們之間徘徊着，直到最後終於在「善良號」輪船上找到了一個洗碗碟的工作。

「善良號」是一艘裝囚犯的船，它經常拖運載送罪犯的駁船。高爾基並不比罪犯們更自由。他每天從早晨六點鐘一直到半夜，都是在忙着洗鉢子，盤子，盆子，和清洗刀叉等。

但是比起波爾洪諾夫的鞋店和塞爾格耶夫的繪圖室來，那麼他是更加喜歡這個新工作的。在他面前展開的，是一條廣闊的平靜大河。從甲板上，他可以看見黑沉沉的森林和空曠的草場，稀

有的奇異的城鎮和消失在廣大的平原裏的孤獨的村莊。在這兒大自然就在眼前，差不多是可以觸到的；它使你想起自由的生活和他曾經和他的外祖母同在樹林裏消滅掉的那個美麗的夏天，那時候她告訴他如何採香菌和藥草，和我尋訪藏着核桃的松鼠窩。

在那些遠遊當中，高爾基變得喜歡樹林，這就引誘他後來放棄了輪船上洗碗碟的工作，變成了一個捕鳥的人。

他買了一個網，一個圈套和捕鳥的網罟，還做許多鳥籠。在樹林的山溝裏，他網了許多紅頭的金翅雀，奇異的小燕子，尖聲叫的交喙鳥，和複雜而伶俐的山雀。

他所網到的鳥兒，就由他的外祖母拿到市場上去賣掉。這樣，他和他的外祖母兩個人，靠了他們在樹林裏所弄到的東西很過了一個時期。

夏天快要結束了，鳥兒都飛走了，他們又重新回到城裏來。他爲各個不同的東家做事，又再度失掉了他的自由，並且時常很長的一個時間和他的外祖母分離開。

但是他找到了另一些東西來支持他。
這就是書。

高爾基走向書的世界的道路，是他折而艱苦的。他的外祖父曾經用舊的教會書籍教他認字，後來他的母親又用「世俗的著作」給他講課。但是這種教育，是用威嚇、罰款和鞭打裝進他頭腦中去的，這比起他在鞋店或是繪圖師家的「教育」並不見得更好些。

高爾基曾經有一個時候進過小學，學校裏的孩子們都把他當作一個拾破布的和流浪兒嘲弄着，而那位紅色的苦臉的教師，則因為某些原因，當作一件好玩的事情來挑別他。

但是當高爾基終於發現了書的世界時，書就像某種重大的、有生命的和愉快的東西滲進他的生活。

他所得到的第一本書，這就是漢斯·安徒生的「童話集」。

他開始讀「夜鶯」。這篇童話從一開始就引起他喜歡：

「在中國，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國人，皇帝也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安徒生的「童話集」，只是偶然碰到的一個好運道。他從沒有挑選過他的書，而只是讀那些他所碰巧弄到手的，和從朋友那裏不花錢借來或是花錢從舊書舖租來的任何一種書。

高爾基在他童年時代讀過的書，就正像他在自己的旅途上所碰到的人一樣地複雜。

第一個供給高爾基書籍的，就是「善良號」輪船上的一位廚子，這是醫衛團的一個舊下士，名字叫做史歌利。

這名老兵士從一隻用繩綁釘着的箱子裏，拿出了許多書，這些書都存着一個最吸引人的名字：「奧米諾夫古訓」，「一個砲手的回憶錄」，「塞登加里爵士的書簡集」……無論如何，這個輪船上的廚子，應該算是高爾基的第一個先生，這是因為他引起高爾基對於書的熱愛的。

高爾基從他能夠到書的地方去借書——從中學生和唱歌班的孩子們那裏，從店主和畫神像的

人們那裏——他專心地讀了許多譯成俄國文的既有趣味的激動人的作品和冒險的小說等。在這一堆無用的書中，高爾基也有機會讀了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和佛洛拜爾的作品。

有一個禮拜天，他躲到什物室的屋頂上去，因為在那兒沒有人會打擾他的，他讀了佛洛拜爾的『索埃的心』，這是講一個姑娘怎樣過着天眞無飾的生活的故事。

那些組成了一個單的句子的美素的字眼，非常地感動了他，激動了他，在他看起來，這本小說好像是一個奇蹟的歷史。

他時常向着尤克打問某些奇怪的書，想從字裏行間找出這個奇蹟的理由，但是並沒有成功。

現在另一些書籍成了釘子，店主和歌唱的孩子們所喜歡的那種三品了，現在他用一種深深的和濕存的心來讀書，這就是有武成和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萊蒙托夫。

他讀了、讀了、他讀了各種文的文學的一種優良而敏銳的感覺。

在聖彼得堡出版的『水瀾』雜誌中，他偶而讀到了一篇特別使他中意的短篇小說。他覺得他有一種新的、更熱烈和更深刻的。

在『水瀾』雜誌下面，寫着一個奇怪的筆名：安托夏·契洪代。

高爾基就問他的一個好朋友中學生，這個契洪代究竟是誰，但是這個孩子却提醒了他，說最重要的還是去讀些嚴正的書，而少把自己的時間花在這些滑稽的雜誌上。

這就是高爾基所讀的，在當時尚未成名的契阿夫的第一篇小說，後來他就成了高爾基的一位

最喜歡的作家和親愛的朋友。

在高爾基看來，生活好像是一個牢房，而書籍，就是從鐵窗外面將歌聲傳到犯人那裏去的鳥兒。他在一本定期刊物裏，報而看到著名的科學家法拉合的照片（註四），並且讀了附在後面的一篇文章，說這位科學家，是從一個普通的工人開始他的一生的。

高爾基覺得非常驚訝。在他看來這是一件不可信的事。他就想找出一點證明，看看還有那些著名的人物，最初是當工人的。

在雜誌刊物上，高爾基並沒有找到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更多的材料，但是有人却告訴他，說發明機關車的新梯芬遜（英國人），從前也是一個工人。

高爾基並沒有力求成名。他所夢想的，就是要有一個合乎人的生活。有一個時候他這樣想，他要在舞台上找出真實生活的魔力。

他第一次到政院去看戲，也是件偶然的事，這是發生在一個市集上。在一所紅瓦的建築物裏，正上演謝德林的「戈洛武萊夫家庭」（註五）。名演員安德萊夫·布爾拉克表演猶大·戈洛

註四 法拉合（一七九一——一八六七年），英國的化學家及物理學家，出身自一個鐵工的家庭，對電磁學最有研究。

註五 謝德林（一八二六——一八八九年），俄國著名的諷刺小說家，「戈洛武萊夫家庭」已有陳原的中國本，名「地主之家」。

武萊夫這個角色。高爾基差不多因為憎恨而流下淚來了。他想衝上舞台，把這個猶大一把勒死。只有在那時，他才意識到戲劇的影響是多麼大。

在散場之後，高爾基整夜都在市集旁邊的草場上徘徊着。一個醉漢招呼他並且碰了他的頭，但是高爾基沒有注意到這個人，因為他正專心想着當天他所看的戲。

他覺得有一種想到舞台上去的願望。他的願望差不多是實現了。他在一家戲院裏找到一個工作，當然不是一個演員，而是一個跑龍套。

高爾基所參加的第一齣戲，是一個有唱有舞的劇，叫做「克里斯托夫·哥倫布」，一名「美洲之發現」。高爾基是演一個紅印地安人。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用一柄木矛去刺一個西班牙人的腹部，但是當他本人被「把劍所」刺穿了」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他應該向後面搖擺和倒下去。

高爾基沒有成爲一個演員。雖然戲院時常吸引住這位戲劇愛好者的注意，但是在省城劇場的幕後的情形，却是趣味而淺薄的。一分鐘之前還跪在他愛人的腳前的英雄，現在向她叫道：

「真不慚，你爲什麼要週身都插滿了針？」

並且那個仁慈的父親，在舞台上曾經爲了他女兒的不幸的命運流過淚，而現在後台却向她叱責道：

「你這個呆子，你又忘掉你的台詞了！」

當在舞台上排演的時候，導演親跑龍套們，好像是些劃在船上劃槳的奴隸。他稱高爾基是個耐性的呆子和一個莽撞的鄉夫。黯黑的戲廳，好像是一個廣大的深沉的地窖。他的夢想又重新動搖了。高爾基從此就放棄了舞台。

他決心去讀書。

那時候，他關於對梯芬遜的事情的山學生，就勸他到喀山去，在那兒有一個大學。

這高爾基就離開了他的故鄉到喀山去，當他離開有着黑障的頂樑、地下室和居民的瓦幾尼·諾瓦才讓望城的時候，他絲毫沒有什麼惋惜之感。

那時候高爾基已是十五歲了。

第二章 在喀山

一 「辯論家」

「假如有人自我這樣建議：

「去讀吧，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每個禮拜天你得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廣場上當衆被拷打」，我想我大概會同意的」。

這就是高爾基在他的回憶裏所寫的。

突然間，他讀着伯湯望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當高爾基到了喀山的時候，他意識到他這一個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的衣服襤褸的流浪漢，並無蔽身之所，是永不能走進大學的。

可是，另外有一些東西却在等待着牠——這就是城市近郊的地下室，河邊的碼頭，地下的政治小組，和流浪漢、警察、大學生及革命家們的交遊。這就是高爾基所進的大學，他在這所大學裏所受的教育，是他永遠不能忘記的……

高爾基在一塊淒涼的荒地上的一幢破房子的底層，找到一個宿處，並且在烏斯加的河邊碼頭上，到一個工作。他每天可以得到二十個戈比。

他的新同伴，是一羣非常複雜的人，這些些碼頭上的平常的居民——脚夫、小偷、乞丐、和「馬吉」的許多無以命名的居民。這是爲了某種原因給這所破爛了的舊房子取的一個名字，大馬吉的窗子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吧。

因爲它的窗子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吧。

這所「水塔宮」，是烏斯加的淒涼的聚集的地點。在這兒有位被從大學開除出來的學生，和一位做鞋的婦人，布魯克頭兒，早年當過公館的乞丐及一位曾經做過極長的當差的黑頭。這所「水塔宮」，是烏斯加的淒涼的聚集的地點。在這兒有位被從大學開除出來的學生，和一位做鞋的婦人，布魯克頭兒，早年當過公館的乞丐及一位曾經做過極長的當差的黑頭。

有一次，他們其中有一個人偷了一雙上等的襪子。他們決定要把它賣掉，再拿錢得去完全去換酒。但是另一位在幾天之前被警察捉去了一個而窮得流淚，他提議只把襪子拿了去換酒，而把襪子的其他部分留給「大學生」穿，因爲他已經赤腳在走路了。

他說道：「他會受寒和凍死的，並且他還不是一個壞傢伙呢。」

其中有些人，使高爾基想起他曾經在冒險小說裏所讀過的許多生動的人物。

但是不啻是冒險小說中的英雄，抓住了高爾基的想像，他還夢想着其他一些更有意義的事

情。並且正是這一個夢想，經常不斷地驅使他去找新的人，新的思想和奇怪的書籍。

高爾基的幾個朋友，有一次把他帶到城市近郊的一家小雜貨舖去。這家舖子的老板安德萊·

戴倫科夫，是一個革命家。他經營着鹽、蠟燭、蜜餞和肥皂的小本生意，但是在他的後房的牆壁

上，却掛着一張高爾基的畫像（註六），此外他還藏着許多禁書。

從那時候起，科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開始代替了高爾基曾經貪婪地專心讀過

的許多小說和冒險的故事。

高爾基經過了戴倫科夫的舖子，就和秘密的學生組織發生了關係。這些組織的團員，在研究

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閱讀文件，並且喧嘩地辯論着俄國革命的命運。

這是革命青年的一所自由的大學，高爾基從它所學到的，要比他能在皇家塔山大學裏所得

的還要多。

在這所大學裏，高爾基知道了祇丹·斯密的理論，車爾尼謝夫斯基的作品和馬克思的著作

註六 赫爾岑（一八一二——一八七〇年）是俄國的一位革命思想的前驅，曾被沙皇放逐，後亡命國外，

在倫敦創辦過宣傳革命的刊物：「北極星」和「鐘聲」。

(註七)。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當時是各種藏書中稀有的珍物，傳流着的只是第一章的手抄本……。

有一次，當喀山的警察搜查高爾基的住處時，他們在他的所有物當中，找到一本抄謄了指記的練習簿。幸運地就是這本練習簿裏所抄的，並不是馬克思的作品，而是從一本更清白的書——采爾托夫——拉甫洛夫的『現代論理學說及其歷史』中所抄出來的。

可是，警察局總是把這事，立刻報告給高爾基的故鄉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的當局。這個靠氣未絕和在紙頭上做零工維持生活，閱讀科學書籍，並且做筆記的人，是相當值得懷疑的。

在『尼幾尼』這城裏，高爾基的筆號叫做『辯論家』，這並不是因為他的低聲的聲言和土腔上調的談話。他閱讀文件和參加冗長的辯論，時常一直到夜半一兩點鐘為止。他所發表的意見，不只具學識上的價值，還有他自己的成熟的思想。他比起他的其他許多同志來，對於生活有着一種更深刻的認識，他時常以他的解釋的突出和尖銳的力量，使得聽衆們爲之驚奇。

高爾基有一次激怒他批評他的一位師友：『老兄，你走入了迷途啦！』

高爾基從他的閱讀中所搜集的許多材料，對於他是太熟悉了。政治經濟論文的著者們，都請寫過工人們的非常悲慘的命運，而高爾基從他自己本人的經驗中所知道的這個命運，還要更爲清楚。

註七 亞丹·斯密(一七三三——一七九〇年)，英人，是『經濟學之父』，著有『國富論』，車爾尼雪

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俄國的革命思想家，作家及文學批評家。

楚。

在喀山的時候，他經驗了生活爲他所準備的所有大學中的最艱難的大學。

二 兩家麵包舖

『這篇小說透露着強烈的生靈間的氣息，它還有着蘇俄餅乾的芬香。』

——引自契訶夫寫給高爾基的信——

秋天來臨了。這一季的最後的輪船，趕忙開進他們過冬的停泊所。碼頭荒涼起來了，在河上是再也沒有工作可做了。

高爾基在喀山的烏斯加區徬徨着，走過空空的貨棚和用木板圍起來的建築物。

他餓肚子走着，睡在凡是能睡的地方，有時甚至睡在岸邊的翻轉過身的船下面，他憂鬱地想：『秋天對於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是一個最壞的季節。』

高爾基已經準備接受任何事情，只要能給他一個安身之地。

開始每個人家三個麻布，在塞爾諾夫的環形餅乾店裏當麵包師傅的助手。

塞爾諾夫的麵包舖是在一個地下室裏。麵包房的窗口，是向着一面平地。店主人在上面安了鐵窗，這樣工人們就不能把麵包丟給乞丐們了。

在這間地下室裏，高爾基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時，做一種像「B」字形的環形的脆餅乾。高爾

基早已就習慣於沉重的體力勞動，但是雖然按照他的年紀他還壯健和堅強，但是塞萌諾夫的地下室的沉重工作，很影響了他的體力。

高爾基時常覺得：好像在麵包舖上面的三層樓房，完全是擱在他的兩肩之上。

住在這所房子裏面的人，都叫塞萌諾夫的工人們是「囚犯」。

塞萌諾夫不僅每天要這些「孩子們」辛苦地工作十四小時，還從不丟掉一個威嚇他們，鞭打他們，罰他們錢和懲處他們的機會，就好像他的麵包舖真是一所監獄。

高爾基並不因為塞萌諾夫虐待他們的工人們的那種蠻暴態度而覺得驚奇，——因為他在年青的時候已經看見過更多的了。但是使他驚奇的却是另外一些事情——這就是他們是那種盲目的態度，和他們清楚甘受塞萌諾夫的詭計而狂喜的情形。高爾基對於主人們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並且他大胆地把這些意見向他的同伴們表示出來。

有一次塞萌諾夫偷聽到他向這些人講的話。

他問道：「你這個「辯論家」，你在辯論些什麼？」

高爾基被懲罰了；他整整一個禮拜都被罰了去揉生麵團。

但是這個「辯論家」，知道怎樣爲了去保護他作爲人的權利。現在塞萌諾夫不得不面迎著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他的地下室裏面有一個人，這個人的精神是他永不能摧毀的。

甚至就是工作，也不能將高爾基從書本分開來。他用零碎的本柴教了一個臨時的书架。這樣

一來他同時就讀詩和在平爐上揉生麵團了。

有一次，塞爾諾夫突然走進了麵包房，看見高爾基在讀一本托爾斯泰的著作。他想把這本書丟進火裏去。

「你敢放那本書！」高爾基叫起來，就一把抓住他的膀臂。

他這一聲意味深長的叫喊，使得塞爾諾夫只得把書還給他，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地下室。

另一次，當塞爾諾夫正用着一種特別激怒的口吻在威嚇大家時，高爾基平靜地拉住他的耳朵，並且扭了一下。塞爾諾夫是憤於隨意地對付工人們的，但這次與其說他是激怒，無寧是說更爲驚訝了。

高爾基不僅保護他自己的權利；他也想保護他同伴們的權利。在他放在壁頂上的一個木箱子裏，他寫了一封寄給了高爾基。高爾基把詩人的句子讀給塞爾諾夫的「囚犯們」聽：

「歌，人啊，你的命運

是多麼崇高……」

高爾基想使得工人們，能提起他們的主人注意他們這崇高的命運。他想組織一次罷工，但是沒有成功。

他和革命者們的女友，使得她放棄了塞爾諾夫麵包舖的工作。

安得萊·戴倫科夫開了一個麵包舖，舖子的利得全都用到革命工作上去。這家舖子需要一

個麵包師助手，而高爾基正好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樣一個人。

他把他的什物從齊爾諾夫的麵包舖搬到戴倫科夫那裏去。他揉生麵團，把麵包放進爐灶，並把新烤的麵包捲送到大學生的餐廳裏面去。高爾基時常在他的麵包籃子裏，放許多革命的書籍，他就把這些東西連同麵包捲秘密地交給一個大學生……

戴倫科夫的舖子緊鄰着憲兵司令部。穿藍制服的憲兵們，時常爬過籬笆，跑到麵包爐裏面來要麵包捲。

戴倫科夫的店舖是在監視之下。

有一次，戴倫科夫的舖子，曾經因為高爾基：「你喜歡讀書嗎？舉例說吧，你最喜欢的書是……」

是比……
是官廳里時常把這做麵包師的助手，請到他的警亭裏去，談起關於大學生和人民的敵人的情形。

官廳里奇聲怪道：「一條看不見的線，正像一個蜘蛛網一樣，從當今全俄羅斯沙皇亞力山大三世陛下的心中伸展開來。這根線穿過皇家的大臣們，各省的總督們，以及在陛下服務的所有的官員們和僕們，一直到最底級的普通士兵爲止。正是這根線把一切聯繫起來，把一切都攏攏起來。這根線的看不見的力量，把陛下的國度永遠永遠繼續下去。你懂懂了嗎？」

高爾基笑了。他開始愈來愈感覺到這根看不見的線了——這是一根偵探和警察的線。

全國都被籠絡在這個蜘蛛網裏。政府通過了它的偵探機關就將革命家從地下發掘出來，再把他們投進監獄或是送到懲役營裏去。

這根看不見的線纏繞着那些比較弱的人，你們雖然看出了現狀的不公平，但他們沒有勇氣來對它。在每一個人的周圍都形成了一個真空圈，這個人雖然不屈膝低頭，但是並不很容易逃出這個真空圈的。

高爾基漸漸地也開始感覺到這個真空圈在緊包圍着他了。

戴倫科夫的麵包舖的情形，比塞爾諾夫的脆餅乾店要好一些，但是高爾基還是整天都忙著，有時候要做到很晚。在一天的工作的困疲之後，他就回到他住的那間小室，把一盞裝着陰暗的藍玻璃罩的小油燈拉近書旁，坐下來讀書。

在這些夜讀的時間當中，高爾基積聚了很多的知識。一個翻過身來的箱子成了他的櫃子，在櫃子上的書式庚的集子旁邊散着的，是生物學家塞爾諾夫的一副筋之反射」的著作。

他常常閉上書本想着着另一種生活，這使他相信必定在什麼地方還存在着「一種文化的和充滿着生趣的生活」。

他渴望着把這些思想能明白地告訴其他什麼人。

他懷着恐懼與希望兩者相混淆的感情，不願尼古福里奇曾經暗示過他的那種危險，轉向那些把自己的生活和革命緊相聯繫着的人。

他在地下的組織裏得到了大家的同情歡迎，但是他們對待他的態度，正像知識份子經常對待自學的人們一樣的，是多少有些謙卑。

他們時常這樣介紹高爾基：

「這是從民間來的……一個自學的人。」

他們對於他的才能表示十分驚訝，但他們時常不聽他所講的話，甚至還會開他的玩笑。

有時候高爾基想發表他的思想。

他們會截斷他的話：「喂，停住！」

高爾基就打斷他自己的發言。

他開始弄了一本筆記簿，在這本筆記簿裏，在他所讀過的書刊裏抄下來的字句中間，寫上了他自己的詩句。他寫過關於他不幸的朋友——玻璃工人阿拉托里的事情，還寫過這樣的詩，說雪融化了，變成了湧水流到麵包舖的地下室裏去，但是寫得最多的，還是他所心愛的伏爾加河。

高爾基從來不把他的筆記簿拿給任何人看的。

三 「馬卡爾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變」

「無疑地，夫人，你一定知道一些治牙痛的方法，是不是？但是我的心裏有種牙痛病，還是

一種很利害的病症，但是一新的船，再加上一些拜托爾德·希瓦羅茲所發射的那種藥物，就是可治好它的。」

——李利赫·謝烈——

從這幾天，諾甫哥羅德來了一封信，告訴高爾基，說他的外祖母去世了，這是他在這個世界上僅有的兩個最近和最愛的人……。

秋天帶着連續不斷的雨水來臨了。就好像尼古福里奇在他的警亭裏所說的那樣看不見的線，已經纏繞着整個煩惱的大自然。

高爾基回想過去，回想起他的外祖母，他們在樹林裏的奇異的漫游，和他的書籍——當其他的一切，都像這個黯淡的秋天一樣地空闊時，這就是他生活中的最好的光明的一面了。

夜裏到，憂鬱的夜裏，從高爾基的小窗裏透出來。當心裏沉重的時候，他就彈奏提琴……這是很多人自殺的一年：有一個大學生在他臨終的信中寫着：想「更迅速地擺脫開生活」。有個高爾基的朋友，也想「更迅速地擺脫開生活」。一個蓬頭的苦臉的學生摩日康茲基，就是自殺的……。

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喀山的「伏爾加新聞報」登載了下面的一段新聞。

「十二月十二日晚八時，在喀山卡河畔之波德留伊拉亞街，有一來自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之手藝人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因圖謀自殺，用手槍射中左肺部。皮西科夫立被送

入地方醫院，據醫生云：勢甚為危險。此外在其身上尚搜出有紙條一張，云其自殺與任何無關。

爲什麼這位「來自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手藝人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用手槍射中左肺部」呢？高爾基在二十五年後所寫的一篇小說：「瑪卡爾生活中一件意外的事變」中，曾經加以解釋過。這僅僅是一件意外的事變，但是一個悲劇的事變，這正是阻礙着高爾基的生活道路的許多難以置信的困難的一個附加的例證。

高爾基爲了決心要自殺，就到市場上去，用三個盧布買了一把圖拉的手槍……

在同一天夜裏，高爾基就出發到城市的近郊去了……

他被發現時在河岸邊的雪地裏，並立即被送到醫院裏去。

在他的袋子裏，找到了一張奇怪的字條：

「我的死，應該歸罪於德國詩人海涅，因爲他發明了一種心的牙痛病。我將我的護照附在此地，這是我專爲這個機會弄來的。請大家在我死後檢查一下我的遺物，就會知道在最後是什麼鬼纏住我。」

「大家從我的護照上，會知道我是A·皮西科夫，但從這個字條上，我希望大家看不出什麼。」

醫生的診斷，說病人會在三天內死掉，這幾句話深透進高爾基半清醒的心。

他說道：「不，我不會死。」

這位教授生氣了。顯然地，他認爲病人的這種態度是很不禮貌的。

高爾基並沒有死。

在他慢慢的和困難的恢復時期當中，他的老朋友塞斯諾夫餅乾店的工人們時常來看他。他從他們的嘴裏，聽到了安慰的話語，這些話是樸素的，溫存的而又合乎人性的。高爾基覺得「他心中的牙痛症」已經過去了，他要繼續生活下去。

四 擲村的商店

他回到了做倫科夫的麵包舖，但是並沒有多久。

這時候有個叫做米哈伊爾·安東諾維奇·羅瑪斯的人，時常到麵包舖裏來。他是一個鑽死的兒子，曾經做過鐵路工人，這位老革命家已經被放逐過十年，因此他給了人家一個印象，好像他是一個具有非常的毅力和穩定的決心的人。

羅瑪斯對於高爾基非常感興趣。他意識到這位麵包師的助手需要指引和支持，因此就請他到伏爾加河旁的克拉斯諾維多伏村去，他在那兒開了一家小小的商店。這家商店成了羅瑪斯在鄉村的隱退之所，他就在當地的農民之間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

這樣高爾基就到鄉村去，和羅瑪斯同住在一起。

在克拉斯諾維多伏村，他第一次得到了一個仔細觀察農民生活的機會。他在鄉間所消磨的每一
一天，都在他的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高爾基過去所讀過的許多書當中，農民們都被描寫成爲夢想的和好心腸的人。但是在克拉斯諾維多伏村他所看見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是盲目的憎恨和狼性的貪婪。三個人用木棒互相毆打，結果一個老太婆被打斷胳膊，一個年輕人被打破了頭——而大家都只不過是爲了一
步打破了的泥鉢子。這樣還沒有過一個禮拜，同類的事情又發生了。

克拉斯諾維多伏的村民，他們憎恨羅瑪珂和他的商店。有一晚，一羣人聚集在他店舖
的附近，而大家對於他的意見，是遠非敬意的。

在高爾基到達當晚不久之後，富農們就開始活躍起來了。

伊索特是一個和羅瑪珂關係很好的農民，突然被人家打破了頭，就死在伏爾加河岸上。
這時又有什麼人用散彈槍向羅瑪珂開了一槍。

在這之後，富農們用火藥裝在他的房子的一個木柱裏，把他房子裏的燈炸毀。最後他們就
放火燒掉他的店舖和房子。高爾基在頂樓裏被大火所包圍着。他就用一件羊皮衣把身子裹起來，
從窗口跳下上。

羅瑪珂的店舖被燒成平地了。高爾基不得不另找一個藏身之所。

他離開了克拉斯諾維多伏村。他和他的朋友巴里諾夫，沿着伏爾加河旅行到阿斯特拉罕去。

這是一條長途的旅程，他們有時候祇在裝乘客的輪船上，有時候就當船夫。最後他們到達裏海邊了。高爾基在這兒第一次看見了大海。也正是在這兒，這位麵包師和商店的助手，開始成了一個漁夫。

第三章 鐵路上的守夜人

高爾基從裏悔回到了喀山，他覺得喀山是荒涼而不逗人喜歡了。戴倫科夫的劊子已經困了。許多老朋友也影蹤全無了。

沒法在城裏找到存身之處，高爾基於是在一個冷落的小小鐵路車站杜布林卡做了守夜人。

從小以來，深藏在他心中的願望之一，是遠離了市鎮，而住在什麼守林人的茅蓬或者是什麼僻靜的小車站上。

而現在，他這孩子氣的可憐見的願望是成爲事實了。可是即使如此，他的心情還是不能安寧。

每夜，從黃昏六點鐘到第二天清晨六點鐘，高爾基手拿棍子，得在那貨車車棚四週巡邏，看守那些袋麵粉。高爾基得提防那些麵粉被鄰近哥薩克村裏的哥薩克人偷走。然而，打算不告而取的，還不僅是那批哥薩克人。車站站長本人也未嘗不喜歡他名下的一份。站長是一個高大的結實的漢子，綠眼睛，黑鬍子。人人稱他爲「阿非利加人」。每逢有從南方，從東海開來的貨車停在這站上，「阿非利加人」就要打開車門進去，因爲那些車裏一定裝得有波斯來的綢緞或是東方的寶

錢菓子。「阿非利加人」把偷得的東西賣了，而用這橫財他就來個狂歡酒會，並且強迫高爾基參加。

但還算運氣好，高爾基在過站上服務的時間只有幾個月，他得罪了「阿非利加人」的廚娘，一位罕有的女性，簡直和她的東家一般高大。她經常威脅高爾基道：

「你這小子，總有一天我給你顏色看！」

而在高爾基值勤了一整夜以後，她還要使喚他打雜——掃院子，照顧爐火，清除馬廄。

高爾基向這橫路的總局上書訴苦。當然，總局裏不會有誰肯爲了一個守夜人控告一個廚娘什麼的一類事來動動腦筋的。可是高爾基心血來潮，把他的控訴狀寫成一首詩的式樣。那些懶洋洋的總局職員們這可把這不尋常的狀況讀了一下，而且決定調高爾基一個輕鬆些的工作。高爾基於是被調到納里索格萊布斯基的貨站去守貨包和油布。

這一個鄙塞的市鎮上的生活——那種醉生夢死和無奇不有的形相，使得高爾基頭痛腦脹了。

鎮長會下令舉行祭祀，爲的要讓鹹什麼井真的或勞的地方鬼怪；鎮立學校的教師每星期六會在公共浴堂痛打他的老婆。祭祀也好，打人也好，反正在這鎮上引不起一點點的憤慨或驚訝。

在「看守人」那篇小說裏，高爾基講到他那時在納里索格萊布斯基的生活道：

「照常神往於光榮的事業和光明愉快生活的理想，我看守着貨包和油布，一排一排的雪蓋着的

木棚，鐵路枕木和木料，護防着鄰近的哥薩克村裏來的哥薩克人。我讀海涅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晚上有時我會突然一驚又回到塵世上，回到這滲透了周圍一切的枯燥無味的愚蠢醜惡，於是我就會坐着或躺着這麼幾小時，腦子裏空空洞洞的，好像當頭挨了一下打擊一樣。」

有不少受過教育的人在這個里索格萊布斯克鐵路上服務，——進過大學或高等學校的學生，經濟學家和軍官。他們中間有幾個是被認為政治上的「不穩份子」，曾被充軍，或坐牢。

按捺不下一肚子的憤慨，高爾基對他們談到他對於鮑里索格萊布斯克那些小市民們的感情。可早他聽說了，只是笑笑。高爾基所講的這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些有趣的閒談資料。

高爾基到這態度是吃驚的。當他在喀山時，在那裏的革命者圈子裏的時候，他也會感覺到同樣的不可見的圍牆，把他從那些知識份子分隔開來。這曾經使他十分痛心，但無論如何，他是尊敬他們的，而在這裏，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他看到這些知識份子竟不過是些庸俗的佬佬促促的裝扮成紳士樣的傢伙。

他們之中只有一個，名爲巴任諾夫的，聽完了高爾基的那番話後，說道：

「真是可怕啊！」

這句話是真話，高爾基心裏敬重他。

那時候，高爾基好像被那些病毒的印象所傳染了。他變得脾氣暴躁，瞧不起人。在這一痛苦、孤獨時期他所讀的書，都告訴他，人生不單是陰暗而愚蠢，也有光明而快樂的一頁。

這一點，高爾基是堅決地相信的。然而他仍舊生活前線，這新鮮的體驗更痛心的事情。

他從鮑里索格萊布斯克被調到了克魯泰亞車站，充當過路的肥敦者。在這邊沒在大草原中的小站上，一個人感覺到他好像被放在什麼不可得見的巨大無朋的鐘形玻璃罩的下面了，——心情抑鬱，淒涼而寂寞，上邊鼠啾啾地叫，蚊蟲嗡嗡地叫，偶爾的一列火車隆隆地駛過，就是這樣，再沒有別的了。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至少也還有樹，而在他和那些貨包和油布混完一天以後，高爾基也還可以和海涅及莎士比亞靜靜地在一處。可是在這裏呀，除了幾本捲了角的「尼瓦」雜誌，就什麼也沒有。

有一天，高爾基得到通知，他的朋友，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的巴仕諾夫，在教堂裏用手槍自殺了。遺書叫他所有的書都送到克魯泰亞給「瑪克西米奇」（註八）……。

有許多次了，高爾基說眼看到，不願意再活的人却正是他覺得比其他的人們好些的人……。

高爾基現在快滿二十二歲了。去報告服兵役的時間一天一天近了。

他離開克魯泰亞步行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

那時正是春季，可是高爾基不希望能在秋天以前到達他的故鄉。

註八 高爾基的父名瑪克西羅維奇的另一種譯法。

第四章 「老橡樹之歌」

他徒步流浪過頓河流域，拜訪了坦波夫和里亞桑區，逗留在哥薩克村，在村鎮和修道院，一路找短工，換取那足夠維持他前進的食糧。

這是高爾基第一次的穿過俄羅斯的旅行。

終於，在九月，他到了莫斯科。

他念念不忘想到哈莫甫尼基區，——到托爾斯泰所住的那所古老的住宅去。

托爾斯泰不在家。蘇菲亞·安德萊耶夫娜這位偉大作家的夫人，招待這陌生人到廚房裏去喝咖啡和吃麵包。這位伯爵夫人有意無意地說：老是存大批不三不四不幹正經的人們來找萊夫·尼古拉耶維奇（註九）。高爾基很有禮貌地同意她。

高爾基不得不再往前走，要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他怎樣度過這一段的旅程，後來他回憶「這是九月的末尾了。地面被秋雨痛快地淋着。冷目掃過那佈滿稻稈的田野，林木變色，鮮

註九 這是托爾斯泰的教名和父名。

體查員；這是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可不見得是徒步旅行的最好時光，特別是穿了一雙破鞋子。

「在莫斯科貨站，我說服了車警，讓我掛在裝牲畜的敞車裏，這裏有八條契爾卡斯公牛，目的地是尼熱尼·諾甫哥羅德的屠場，它們中間的五位多少也還斯斯文文的，可是其他三位却一路上想盡方法使我不愉快。每一次它們搗亂成場了，就得意地甩開鼻子而且嘩嘩地叫。

「那車警，一個五短身材的，疑團謎的傢伙，有一撮小鬍子，他擅自派了我給我的同伴餵食的差使；列車每一次停下來時，他就從門外丟過一抱乾草來，命令我道：

「破宅們！」

「我同這些公牛做伴，足足有三十四小時，整段時間中我老是天真地想，但願我一生一世不再遇到像它們那樣不可理喻的怪物。」

高爾基不是空手回到尼熱尼·諾甫哥羅德來的。在他的行囊中有一本寫滿詩稿的日記本，其中有一首題為「老橡樹之歌」。

高爾基喜歡這首詩，他深信要是一旦發表了一定會在他的伙伴們心上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高爾基沒有被軍隊接走。

「他不成，他的胸有些小洞洞」，這是軍醫的判斷。

於是他不得不找事做了。於是這位被擊退過的洗碗職的人，燒餅師傅，戲台上的跑龍套，以

及燈路上兩守夜人，又變爲一家燒坊裏的不熟練的工人。他的許多職務之一是給「巴瓦里亞麥酒」給顧客們……。

街上的人們要回頭看他，看他那一身古怪的裝束——那是賊班子裏強盜用的寬邊大帽，扇子穿的白布工作衣，警官用的藍色軍褲。

高爾基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但是引起警察的興趣的，倒不是這位「巴瓦里亞麥酒」的送貨人的古怪的服裝，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有許多革命者剛以那時也住在尼羅尼·諾甫哥羅德。他們之中有幾個是從喀山來的高爾基的老朋友，是在喀山大風風雨雨以後被放逐到尼羅尼·諾甫哥羅德來的。

這位身穿白布子的白色工作衣而下身是警官的藍色軍褲的角色，於是就常常出現於這些不法之徒的圈子裏了。

高爾基的宿處又是和喀山來的另外兩位政治亡命客住在一處的，——一位本來是教員，名爲契金，一位是被開除的大學生，叫做索摩夫。

這就更加引起了警察的懷疑。

特務人員開始監視高爾基和他的同志所住的房子。

調查的公文發到各報各館，轉發給有關於尼羅尼·諾甫哥羅德的手藝人阿傑克索、皮西科夫的情報。

不久，從獄彼得發來了這封索摩夫的信。

然而警察逼了一步，索摩夫已經不見了。警察就追問高爾基。

「皮科夫被質詢的時候，態度強硬，而且傲慢」，憲兵們這樣報告他們的頭子。於是高爾基也被捕了，關進了尼幾尼·路甫哥羅德監獄的四個塔樓之一。

「你想想你是那一門子的革命黨？」在審問時那憲兵頭子恨恨地說。「你寫些雜一類的東西……」

「呢，要是我放了你，你不如拿你這些揮汗子給柯洛連科看看（註十）。你認識他麼？」

來了，那憲兵頭子又說：

「你應當讀點書，呢，寫點什麼，可是，不要幹那一套……」

所謂「那一套」，是指革命運動，這憲兵頭子不能預先見到，幾年工夫之後，恰恰正是高爾基的文筆將那樣的麻煩帶給了他和他的部下。

高爾基坐了一個月的牢，然後被釋放了。但是他已經被登記為「不穩份子」，經常在警察監視之下。

高爾基並不放棄革命的鬥爭。可是另一方面他當真依着那憲兵頭子的勸告，他去見了柯洛連科。

註十 柯洛連科（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俄國文學家，對高爾基提拔甚力。

烏拉地米爾·柯洛連科那時也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他是全國有名的作家。他的短篇和長篇的小說在知識階層中極爲風行，但政府官吏以及商人階級却害怕他那些發表在日報上的針針見血的文章。

有一個奇怪的傳說廣泛地流行於人民之間，說柯洛連科是有人從外國派他來反抗沙皇政府的……。

一臉的嚴肅，寒子寒脚地，高爾基將他的詩稿『老橡樹之歌』，放在柯洛連科面前，這首詩他自己是多麼得意呵。

柯洛連科翻着這一厚疊的原稿。

『這是你寫的是「Nigam」了』，他說，『當然，這不過是筆誤而已，沒有這樣的一個字。』這原稿寫爲「Nigam」(註十一)。

高爾基很感激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爲的是他那顯全一個文學後進者的自尊心的口吻。可是，刺刺，實在這不是筆誤，實在是他寫了白字……。

柯洛連科接着就討論到高爾基這些習作的品質，他說它們缺乏『圓潤』。詩中有這樣的一行：

註十一 「Nigam」寫爲「編纂」或「曲折」，但是高爾基將這個字寫錯，寫成「Nigam」了。

「我到這世界來，並不是爲了妥協，而既然已是那樣了！」

「而既然已是那樣啊——不，這就不好！」柯洛連科鄭重說。「這一句，總應用字是拙劣而不漂亮的。而既然已是那樣啊，既然是這樣啊——你總得出那調子麼？」

高爾基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

幾天以後，柯洛連科將原稿送回來了。

在原稿的封面上，他寫道：

「從這一首「歌」上邊，難以看出何者是你所擅長的，可是我認爲你有才氣，寫一點你親身經驗過的什麼，再拿給我來看看罷。我於詩不很在行，而你的詩又頗有費解之處，雖然其中有些地方是生動而有力的。」

再也不寫了——詩或散文——高爾基這樣自己決定。

這決不是朝氣認真的。在他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兩年間，高爾基沒有再提筆寫過什麼。

然而，除了在燒坊裏推滾着酒桶而外，他生活上需要別的什麼樂趣。

但是，世事是這樣安排着的，在這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高爾基又一度感覺到那老樣的熟習的空虛，叫位回憶起生活在克魯泰亞的那些陰慘寂寞的日子。

他參加了那些知識份子的研究會。在這些會中，他遇到了許多出色的人。可是高爾基不久就

認識得更加清楚，即使是他們中間最好的幾個也還是和人民及生活隔離着的。他們讀書，滔滔不絕地巧妙地辯論，——這就是全部。

可是高爾基正在追求另外的東西——他追求着的，是真實的生活和情緒……

他得了結論：他做得到的最好的辦法是到別的地方去，作長期的旅行。他打算投教一個地理學的考察團。他所認識的一位官長答應他帶他到帕米爾去。

但是高爾基不能參加那考察團——因為是「不穩份子」的緣故，他被摒除了。

夏季的一天晚上，高爾基獨坐在河岸樹樺的長凳上。從他坐的地方，他看得到伏爾加河以及對岸白霧籠罩的草原。

一位端曲鬍子的陌生人悄悄地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這陌生人就是柯洛連科。

「喂，」他說，「你還在寫作麼？」

「不，」

「這就可憐了，我認真相信你是有才氣的。你心境不好罷，先生。」

這可說對了：高爾基的心境不好。他對於他的文學天才失了自信，知識份子們的學究式的討論使他厭煩而只覺得全是白費，最後但亦不失為最要者，他是在鬧戀愛。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熱烈地在戀愛，可是他所愛的却是一個有夫之孀而且還說不決不能爲了高爾基而離開她的丈夫……

高爾基離開了尼錢尼·諾甫哥羅德，就和兩年前離開那僻遠的車站一樣，他再度流浪，走遍了俄羅斯。

第五章 流浪

「他是一個極其行跡可疑的角色——讀書多，筆下很健，足跡遍及全俄大部分是步行的人。」

——引自沙羅蒙諾夫的檔案——

高爾基順着伏爾加河走。在察里津，他跟伏爾加河分手，橫渡了大草原。

他在雅斯切夫住了一個時期。在這裏的偏僻的碼頭上，工作是有的一一從土耳其的輪船上起

卸潮濕的皮革和一籃一籃的煙葉，工作時間差不多跟塞爾諾夫麵包舖的一樣長，每天十五小時。

但無論如何，高爾基在這裏總算是做一天可以拿到五十個戈比了。

這是一筆未之前聞的財富呢，塞爾諾夫只給他每天十個戈比呀。

在工作中間有個短暫的休息，高爾基和他的新伙伴，就趕到河岸上那些潦潦草草搭起來的賣

牛羊肚的攤子前前去。工作得特別順手的日子，高爾基賺到那猶不遠是什麼意義的「叮叮」

的小酒店，這裏擠滿了碼頭工人和馬車夫。

高爾基住在近巡邏的一座房子的地下室裏，一個老太婆將她自己住的那一間房劃出一角轉租

給高爾基，租費每夜五個戈比。

高爾基在羅斯托夫住了一時，就離開了。他流浪過烏克蘭，又從烏克蘭渡到了貝薩拉比亞，到了多瑙河邊，直到羅馬尼亞邊界。

二三年後，警察給警察彼得魯斯所作的報告上寫道：

「皮西科夫從尼羅尼·諾甫哥羅德步行到了貝薩拉比亞，目的在進羅馬尼亞而最後則到法國，但因沒有准許他出境，他就折回，向克里米亞和外高加索那方去了。」

從貝薩拉比亞折回，而向外高加索去的路程，——這是幾千俄里的長程呢，——高爾基多多少少是沿着黑海的海岸走的。

他這流浪的時間很长，差不多兩年。

他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步步發見着新而奇異的地方：摩爾達維亞和克里米亞，庫班和喬其亞。

無數的事物印在他的心上——海，碼頭，大船，馬羣，茫茫無際大草原上的篝火，天邊隱約的山峯，吉卜西人的篷帳，髑髏牧羊人，和尙，走私者，漁夫，遊手好閒的浪人，崇拜聖地的宗教徒……

他幾乎淹死在克爾奇海峽。他在喬其亞軍用公路上碰到了大風雪，被封閉在雪中……而且飢餓又常常拖住了他的腳步。

他走過的，是富庶之區，可是他的行囊裏常常連一片麵包也沒有；他認為這是一種罪惡，

但最糟糕的却是飢餓折磨他的思想。

在阿布哈吉亞是好的。在這裏，高爾基大部分是靠野果過日子的。蜜蜂採了桂花和杜鵑花的蜜，高爾基就在樹洞裏探尋，裝在他的食鉢裏。

但在情況最艱難的時候，高爾基就準備任何工作都做一下了。他在高加索的契羅卡斯人的村莊前後後做過多時的短工，在烏克蘭的猶太人居留地他幹過廚子，在一個鹽場上他做過小工。而在築路的工程中他又當過苦力。在漁村中，他幫人家拉網換一頓夜飯。

有一次，他只得坐在一個死人旁邊唸禱告文——在這特殊的村子裏，竟找不到別的活。於是他就唸着禱告文，整整一夜，到了早上，他搗了一大塊麵包却没有肯受人家給他的錢，他就動身，繼續他的橫渡大草原的旅程。

什麼東西在驅使他奔波呢？他時常自己也覺得奇怪。

靜靜地望着一只土耳其式的小帆船慢慢地駛出海去，靜靜地轉着一只田鼠在大草原的豐草中窸窣作聲，靜靜地看若樹葉飄蕩迴轉在鏗鏘珠珠的山澗的泛著泡沫的水面，傾聽響認出那了了之聲是啄木鳥在什麼大樹上工作，——這一切都是神奇地賞心悅目的……

但比這一切更為神——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各處路上踴躍，遇到人，而且竭力去瞭解他們。離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以前，高爾基讀過波米亞洛夫斯基的所有著作（註十二）——這一位作家高爾基很喜歡。

波米亞洛夫斯基的一部小說裏面說過，一個人必須從生活的各條路上去研究人之本性。——
從小館子的老板，從遊手好閒者，從漁夫和走江湖的……。

高爾基就要從生活的各條路上仔細觀察那些男男女女，研究這些「人民」，那是他的「指導者們」中的幾位曾經講過那麼多可又實在知道得那麼少的。

然而他又常常從一個觀察者的身份變成了事件的參加者，特別是那事件激起了他的不平，使他憤怒到熱血沸騰的時候。

在一個烏克蘭村莊裏，他碰巧看見了當地叫做「馬奔」的懲刑的慘劇——一種殘酷的刑罰，屬於被指為不真的婦人的。

一個對面瘦小的女人，比一個小姑娘只大得一點，赤身裸體被套在一輛兩輪車上，跟一匹馬在一起。她蓬鬆一頭黃赤色的頭髮，兩眼頰紅的一個農民，這是她的丈夫，爬上了車，趕着車走，揚鞭抽打，一下一下輪流地打着那匹馬和他那赤身裸體的老婆。

車子後面跟着，羣人嬉笑的閒雜人們。

在村民們看來，這不是殘酷的報復行爲，而是例行的風俗，一件平常的事情，不足爲奇的。沒有誰覺得那黃赤頭髮農民的行爲是野蠻的，至於站在那不幸的婦人一邊說句把話這樣的念

頭，根本就不會進他們的腦袋。

高爾基後來在他的題爲『馬奔之刑』(註十三)的小說內描寫這一事件，結尾是這麼說的：

「這是我一八九一年七月十五日在尼古拉耶夫州赫爾森縣的康地波夫卡村，親眼所看見的。」

可是，他沒有說到那時有一個人確是出面爲這可憐的女人抱不平，而這一個人就是作者自己——高爾基。

他挺身而出，對抗那些閒雜人們，所有的村民都怒氣沖沖地撲向這位外路人。他們毒打他，比對付那女人更凶惡些，他們擲他出村，扔他在路旁的爛泥裏。

高爾基昏倒在路旁。

波巧有一個姿平以來的譯導回來經過這地方，看見有個滿身血污的人躺在亂草裏，就把他載上車子，送他進了尼古拉耶夫的醫院，高爾基在醫院裏住了許多日子，——康地波夫卡村的人們幾乎送了他的命。

康地波夫卡的慘劇，高爾基還是編巧看見的。在流浪途中，他更常常忽然離開了大路，轉入了鄉村小徑，時時要手看看那些住在農村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着的。

註十三 這篇小說的原名是『悲劇』(Tragedy)，現在此地這個譯名，是根據英文的『The Poetics

Order』譯出的。

經過庫班的哥薩克村的當兒，他聽說邁科普鎮上發生了「牛瘟暴亂」。據說來防禦牛瘟的沙皇官吏處處不當，因而激怒了那鎮上的老百姓將官方的獸醫打了一頓。

官方於是調兵來了，哥薩克朝聚集的農民開槍，打死了許多人。

高爾基趕到邁科普去。

是到了那邊時，他看見那婦們在哭，看見到處全是恐怖的空氣，看見哥薩克在樹上橫行無忌。

這新來的角色立即惹起了官方的注意。他被捕了，關在營房裏，——因為當地的監牢已經是滿的了。

在審問的時候，憲兵隊的大隊子上校打算弄明白，究竟為什麼高爾基要在這個麻煩的時期趕到邁科普來呢？

「我要認識俄羅斯」高爾基回答的很乾脆。

鄉上校突然脫口叫道：

「這不是俄羅斯，這是豬圈啦！」

這一個自稱為皮西科夫的被捕了的人，種種地方都能引起警察的懷疑。他在各處流浪，沒有什麼一定的業務，他行囊裏有書，甚至還有滿滿一日記本的詩，而在審問的時候，他的答話做慢，眼光裏有蔑視的神氣。

可是沒有直接證據對他的罪，關在黃島幾天以後他就被釋放了。
遇科普兵營是高爾基的多風派的一生中第二次的經歷。

第六章 第一篇小說

高爾基的南俄的長期漫遊，終於在高加索的梯夫里斯告了結束。

但在那裏，生活也不是玫瑰花園；艱苦時間樣的勞役，同樣的租住在地下室，同樣的和警察鬭爭，同樣的沉重到背着都會厭厭的工作……。然而也還有好的日子，恐怕是高爾基青年時代最好的日子。

在梯夫里斯，高爾基遇到新的人，交了新的朋友。

他開始在鐵路局的機器修理廠內工作，不多時，他就和革命思想的工人和學生有了接觸。高爾基發見他們雖不是隱秘的好為人師者，却都是坦白而好的同志。

和他們一起，高爾基從事於工人中間的革命宣傳，主要是在鐵路工人中間，而且經常帶備有「銅錘子」來拜訪，——「銅錘子」是他們加給激民的稱號。

也有幾次高爾基發動了流浪戲。有一時他想做一個「江湖戲班子」的演員，——一肩行李，周遊地方，在村子裏演些簡單的戲。他甚至已經糾合了小小一組同道了……。

可是他沒有做成「江湖班子」的演員。在梯夫里斯，他遇到一位認識他的潛藏着的天才和他

的確當職業的人。

這個人就是亞力山大·梅地爾維奇·卡魯伊尼。

卡魯伊尼，是一個秘密組織名為「民意黨」的會員，因為做革命活動，已經坐過六年的牢了。他具有一切才能中可說是最難能的一項本領——知人之明。他懂得如何引人確定他自己的前程。他是個好的評價者，好的個性評判者，知道怎樣導引別人的長處，並且幫助他們培養他們的長處。

和卡魯伊尼第一次會面的時候，高爾基就跟他說他自己的直達貝薩拉比亞，沿伏爾加河的漫遊，漫遊路上的冒險事故，也說到自己的感想。他談話激發了高爾基，卡魯伊尼覺得這位新同志不單是一個命運不平常的強壯的年青人，不單是一個相貌端正，心性浮躁，毫無目的的流浪漢。

在高爾基自述的故事中，卡魯伊尼感覺到偉大的天才和一顆高尚熱烈的心。

這偶然的相識，發展成爲深刻真摯的友誼。

卡魯伊尼看出高爾基曾在文學上揚名的。

「把這些都寫出來罷」，他囑咐他一遍一遍地說，新朋友的故事簡直使他入迷。

高爾基認真寫了，可不是卡魯伊尼希望他寫的那些。

到這時候，高爾基已經感到一種很豐富的印象，生活會使他接近了各色人等——在房屋地下的，在作場和輪船房內的，在農民的木頭小屋和安適整潔的都市建築的，在獄官和看守人的

茅塞的。他知道做一個拾垃圾的，當廚子的，畫畫像的，翻譯的，礦工，礦路工人，是怎麼一個意義。他見過他的祖國，只有徒步旅行家方能這樣見過——從這一條溪澗到那一條，從這一堆露宿者的野火到那一堆……

那麼，看起來，只要他寫出來，寫他自己，寫他親眼所見的一切，寫他的感想，就成了。然而高爾基一提起了筆，這一切的豐富印象就好像從他記憶中滑過了，而另外一些字句，不久以前讀過的書本上的字句，却跑到他心上來了。結果，他寫出來的不是他自己的話而是模仿了英國詩人拜倫的詩，或者是那個意大利詩人萊奧巴爾第的韻文。

結果是澀澀有餘而力量不足。

卡魯伊是明白其中的原故。

「只把你自已看見的寫出來罷」，他敦促着高爾基。

回憶到從前在貝薩拉比亞的經歷，有一天他講起了那時候他在一個吉普西人的帳篷裏聽一個老吉普西人叫做瑪卡爾·丘德拉的，講過拉達和洛伊科·左巴爾的傳說。

這一個傳說使得個個人都聽出了神。高爾基決定把他和那老吉普西人的會見寫成小說的形式。

卡魯伊是將這篇小說給棉夫里斯的一家重要的報紙「高加索報」的編輯看。

這篇小說引起那編輯的大興趣，原稿上只缺少了一樣東西——署名。這位作家當坐在那家報

館的編輯部裏的時候，就當場創造了一個，這就是：

「瑪克辛·高爾基」（註十四）。

一八九二年九月，「瑪卡爾·丘德拉」——高爾基，第一篇小說發表了。

那年秋末，高爾基動身回到他的故鄉尼幾尼·諾甫哥羅德。

他帶着對於卡魯伊尼的永久的懷念，離開了梯夫里斯——第一次在他身上發見一個懷念的，就是卡魯伊尼。

註十四 意譯爲「古壇的瑪克辛」。高爾基一字在俄文意爲「苦」。

第七章 伊古迭爾·赫拉米達

高爾基不是一個人回去的。奧爾加是他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愛上的一個女人，她的影子在他的長期的流浪中曾經伴隨着他，證明已經是在赫夫里斯。

當高爾基偶然聽得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流淚了——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

奧爾加事實上已經離開了她的丈夫，現在他們是沒有理由同居了。她離開了高爾基回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

他們在一個多風飄揚的牧士的花園裏得到一間浴室，組織了家庭。冬天來到了，浴室裏寒冷異常，高爾基在一個下午的時候，把尼和奇怪的事實告訴都是。

高爾基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的律師拉普的事務所裏，擔任書記的工作。他抄寫契據和控訴書，有時也爲了有關於法律事務的事出席法庭，但到了夜晚，便把外以當他的一個書生，坐在火爐讀巴爾札克和哲學家們的著作，夢想到遠方——到印度，和馬爾去旅行。可以說，高爾基是寫小說。

他期望着把他們送給一個出版家。文學對於他是一種心愛的幾乎是神奇的事業；而他自己的

力量却似乎是不中用的可憐的。

有一天高爾基寫下了一篇關於他和一個名叫葉米良·畢拉伊的伙伴怎樣沿着黑海海岸餓着肚子漂泊的故事；在夜裏，在一個廣大的草原上，他的朋友告訴他曾經怎樣作過一次不幸的嘗試，「用錢袋去打人家的腦袋……。」

高爾基的一個朋友把原稿帶到莫斯科，不久之後便看到他的「葉米良·畢拉伊」在「俄羅斯新聞報」上發表了。這決定了高爾基的第二步。他把他的小說寄到喀山去，給「伏爾加河新聞報」的編輯。

高爾基從喀山收到數約三十盧布的一張支票。這在他似乎是一筆小小的財產。

柯洛連科爲高爾基的小說所激動了。他願意跟這個用瑪克辛·高爾基的奇怪的筆名的青年作家見面。

高爾基到市郊外的木屋裏去拜訪他。瑪克辛·高爾基一進去，柯洛連科便認出那個不相識的青年，這是數年前帶給他一首「老橡樹之歌」的那個人……。在一間裝滿着花，和書報夾的小屋子裏面，兩個人談着文學，俄羅斯鄉村和那些孤獨的俄國人，他們爲貧窮和不安的生活所迫，流轉在全國各地的道路上面。

柯洛連科稱贊高爾基的小說。

「你有一種非常顯著的個人的風格」，他說。「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恰到好處，還帶一些潤滑。」

色，不過那一切是有趣的。」

「你以為我能够寫嗎？」高爾基問道。

「當然！」柯洛連科大喊起來，帶著驚異。「你早已在寫——在發表的了，你還需要什麼呢？假使你需要勸告的話，請你帶原稿來吧……。」

高爾基在柯洛連科這一個偉大的忠實的藝術家的身上，發見了一個熱心的辛勤的教師。

柯洛連科的意見是簡單而又必需的，並且是中肯的。他勸高爾基不要迷惑美麗的響亮的句子，要謹慎用字，不要把人物寫得概念化。

而最後他給了高爾基一片友誼的勸告——離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柯洛連科曾經聽說過高爾基的困難的境況，他的一度做過浴室的不適當的居處，以及關於青年作家的不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事實……。

高爾基自己也知道事情不能再在現有的狀態之下拖下去，而最好的一個出路或許就是他和奧爾加的分手。他愛奧爾加，但她並沒有思想的，瑣屑屑屑的，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面。她對於他的文學上的努力，他的心愛的書本子和他愛好的夢想，是漠不關心的……。

奧爾加和他就此永別了。

柯洛連科邀請高爾基去擔任「沙馬拉日報」的工作。高爾基接受了這個職責。於是抄寫法律文件和粘貼郵票的職役，與小浴室裏的臭蟲的不斷的戰爭，以至於爲了維持家庭而想擇些外快的

苦悶——這一切突然都成爲歷史上的事情了。

是在沙馬拉，高爾基的事業才開始永遠地決定下來。雖然他有幾篇小說是早已發表了的，但從字義的正確性來說，他還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做各種事務事情的人，一個律師事務所裏的一員書記，收入並不可觀。在沙馬拉，高爾基把寫作當作爲一種職業。

除了柯洛連科之外，在「沙馬拉日報」上面發表他們的文章的，還有若干著名的作家，如「阿爾魯希加的敘事」的作者瑪彼·西比路克，「喬瑪的童年」的作者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現在高爾基的名字在報紙上和他們的並列在一起了。每一個星期天，「沙馬拉日報」的讀者可以發見高爾基所寫的一篇新的小說。

高爾基回想他最近的過去——苦工、冒險、流浪、奇遇的日子，他從這個斑斕的、豐富的、無盡的記憶的泉源裏面，吸取了他的小說的材料，寫成了「馬奔之刑」，「金釧的事件」，和「一個秋夜」。

高爾基也給「沙馬拉日報」寫關於地方生活的雜文。

他寫過關於街車，市立公園，當地的無賴少年，夏天劇場，醫院和市政會議的等等事情。散文是無情的和尖銳的。高爾基發表名們的時候，用了「伊古迭爾·赫拉米施」這筆香菸的署名。「你不是一個出色的散文作家」，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寫信和高爾基談話之後，會這

機直率地告訴高爾基。「你有着一種粗率而敏捷的幽默感，可是你不知道怎樣去利用它。」

高爾基也充份知道那用「伊古透爾·赫拉米達」名字發表的東西寫得潦草的，稱他作爲一個特別作家的作品，是「一項粗糙的工作」。

然而，比起瑪克辛·高爾基的小說來，「伊古透爾·赫拉米達」的文章雖然還差，它們却有着它們的作用的。「赫拉米達」的小品文經常地抨擊那些沙馬拉地方上的權貴——紳士和農商。在他的粗率而敏捷的筆調之下，「赫拉米達」不斷地爲勞動階級的青年，僕人和窮苦者，以及那些生活上和他相近似，爲他所了解的人民仗義發言。

高爾基在沙馬拉度着一種閑靜的生活，住在一所俯瞰伏爾加河的小屋裏面。他知道他前面有着艱苦的工作，他對這樣的工作者，祇有經過了長期摸索而終於找出了他的真正的職業的人才能够應付的。

當高爾基初到沙馬拉的時候閱讀的「Nikolai」以及類似的筆誤（註十五），還不時會在他的原稿中出現。但是他對於莎士比亞和歌德，迭克斯和莫泊桑，撒克萊和雨果早已有着相當深的了解，萊蒙托夫和巴拉丁斯基的詩篇也能够背誦，身邊還常常帶着佛洛拜爾或斯丹達爾的作品——那個時候這兩個法國作家在俄國還未被大家認識哩。

但是，排法上的錯誤及時地消滅了，那時候高爾基的風格也日益確定了。每一條糞日，他在他的臥室裏不停地寫着或讀着，他的臥室除了一隻行軍鐵牀，擺滿着書的書架子，和高高地堆着報紙的松木桌子之外，別無他物。白天在他是不夠長的，他一直工作到深夜。

冷靜的伏茲尼森斯基街上的夜晚的過客，如果偶然向高爾基的地下室的窗子望一眼的話，便會看到在石蠟燈的淺黃的光亮中，有一個人的頭灣在散張的稿紙上面，他的頭髮強地掛在他的臉上。

黎明了，在晨曦中的燈光顯得蒼白起來，可是燈却一直在點着。

當高爾基最初到沙馬拉的時候，當地的新聞記者們所知道的唯一的皮西科夫，是某位哥薩克軍官，他是因為從西伯利亞騎馬到聖彼得堡而獲得盛名的。「沙馬拉日報」的編輯們說明，他們報館所請的皮西科夫，並「不是一個軍官，而是一個流浪漢」。

一年之後，高爾基本人已經成名了。所有的伏爾加報紙，都想聘請這個青年作家去參加他們的編輯部。他並且從「尼曼尼·諾甫哥羅德之一頁」接到一份聘書。

這樣，高爾基便再次回到尼曼尼·諾甫哥羅德。

第八章 聲譽

高爾基發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改變了樣子。那舊時熟悉的輪調油，酸椰菜和乾魚的氣味裏面，現在混雜着新鮮的油漆和沸騰的柏油的氣味。到處在修飾房屋，人行道也鋪起來了。

全俄工業展覽會預定在這個城市裏舉行。俄國的工業當時在欣欣向榮。展覽會的目的，是要向整個的歐洲表現出俄國資本的成就和力量。

在一塊緊靠着僻處的貧民窟的荒地當中，搭起一座一座的陳列館，它們的樣子好像生日蛋糕，這巧的人字頭的茅屋，和倒轉放着的木槽。館裏面堆滿着棉織物，麻繩，神像，彩瓷，金線，綉品，綉織，繡帶，塔格哥皮等等……當一個穿着俄國民族服裝的紅髮人打着鈴響起「光榮，光榮，我們俄羅斯的沙皇」的調子的時候，從烏拉地米湖縣特別爲展覽會請來的一羣牧人，就在羊角上吹奏起來。一隻煙頭的金鷹（註十六）在會場上發着閃閃的亮光，它的上面有一個灰色的氣球在空中停頓着。

尼克拉二世親臨主持展覽會的開幕。商人們拿蠟燭，着色的瓶和塔山的肥皂貢獻給皇上致

註十六 煙頭鷹是帝俄的國徽。

敬。他們用蠟燭造了一個小禮拜堂，用瓶子搭起一座帆旋門，而羅曼諾夫皇族的許多半身像，則是用肥皂製成的。

這是國家財富的一次像煞有介事的表現，同時，却也暴露出了統治者的愚蠢。展覽會裏有一架俄國製的鋼琴陳列着，它的絃是用牛筋來代替金屬線製成的。這個樂器的價格的整響，宛如一輛破舊的驛站馬車發出來的聲音。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家，展覽了一架機器，他自己說，它創造出了工程中的一個人革命。可是這架機器所顯示出來的，不過是一輛過時的腳踏車。一個退職的書記官向群眾展覽出他自己設計的一件趕馬蠅甲的器具；但當把它架在馬身上的時候，馬差不多就要發瘋般的跳起來。參觀者在會場裏面還可以看到一匹活的海象，巴甫洛夫夫工匠製造的磁紀，和煙所製用的瓷器；但是俄國名畫家佛羅勃爾的一幅油畫，却被拒絕參加。

展覽會的參觀者，得有機會爬到氣球上面去玩耍。

「我們真正感謝你」，一個小商人模樣，留有一叢鬍鬚的老頭兒向每一個顧客答謝着說。他接着又問道：「假使你讓氣球飛去，它會飛到你上帝那兒去嗎？它是不夠的嗎，你說？那麼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到天上去遊玩呢？」

報紙上滿幅登載了關於展覽會的報導。對於人字頭茅屋的細巧技工。烏拉地米爾來的牧人和巴甫洛夫夫的織針之類的東西，所有的新聞記者無不異口同聲地稱讚，認爲那是俄羅斯帝國的力量。

高爾基對於這個展覽會同樣也發表了許多文章。

現在他寫的不再是關於沙瑪拉街車的事情，也不再是市立公園的事情，而是關於那些緊緊牽住發往全國注意的題材了。

高爾基的文章是一份嚴峻的起訴狀。

當他描寫那展覽着油、金子、皮革和肥皂的陳列館的時候，他說到了採油、淘金、硝磺和製皂的人們的生活情形。

高爾基由於他自己的經驗，懂得了許多他們生活中的實情，他在他的文章裏面給他的讀者們描繪下了一幅真實的圖景。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高爾基寫下了「在草原上」，「柯諾瓦洛夫」和「曾經是人的動物」。

當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商賈達到最熱鬧的時候，他發表了這些關於流浪漢的小說，作者事實上也就應該隨時示給蜂擁來到陳列館的人們，「曾經是人的動物」亦并不在遠，而這種罪過是應該由俄國的統治者來擔負的。

高爾基在這個時候生病了。他的酸寒交困的青年時代，他的流浪和苦工的生活，和圖拉平槍的子彈，而現在又加上他的作家的辛勤的工作，他終於支持不下了。

高爾基竭力想去戰勝他所謂的「肺病的小症」，並且繼續不斷的從事寫作。但是他的健康愈

來愈壞下去了。他的許多朋友大家都有這種印象，認為他是不能恢復的了。醫生囑咐他到南方去。他接受了這個勸告，先在克里米亞住了一些時候，接着，到了烏克蘭，在曼紐洛夫卡的一個平澗的小村子裏休養。

高爾基在曼紐洛夫卡覺得很舒適。那兒的每一樣東西都使他快樂——寬大的公園，老菩提樹間的蒼頭鷹窠，有着大量的梭魚的河流，夜晚報時的鐘聲。

克里米亞和曼紐洛夫卡使高爾基的健康恢復了起來。於是他回來尼幾尼·諾市哥羅德去生活如工作。

高爾基把他的故事和小說集成兩卷。經過了許多困難，他終於找得一個出版社願意來承印它們，印行一個紙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作品的作家的創作，那在出版社說來是一種冒險的舉動。

兩本撲素的小書最後問世了，幾乎是一夜之隔，整個的俄國讀書界都在紛紛討論這個文壇上的奇蹟了。高爾基的作品像熱的點心一樣地成百成千的銷售了出去。

高爾基的小說描繪出了當時俄國生活的苦痛與頑強的最實情形。他毫不隱瞞任何事物。並且這種真實，並不是由一個軟弱無力的失望的文學家說出來的。他所寫下的每一行，都滲透着他對於人類的不可征服的信仰。讀者給這個文壇上的新人的小說的力量和活力深深地感動了。

高爾基的最初的書，給他帶來了真正的聲名。

當伊新作家的姓名，跟他的偉大的同時代人——萊夫·托爾斯泰和安東·契訶夫並列在一起

高 爾 基

了。

第九章 麥特赫堡與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

「專制政治的變頭鷹，不僅是帝國的徽章，而且是一隻活生生的有毒的鳥。」

——高爾基：關於技藝的談話——

高爾基的作爲一個作家的聲名，日益增隆起來了，隨着沙皇政府對他的注意也就愈加熱切了。

當局知道高爾基是他們的一個死對頭。於是在政府和這個青年作家之間，發生了一個公開的鬥爭，這個鬥爭不斷地繼續了二十年之久。

在梯夫里斯，有一個名叫阿芳拉賽夫的革命工人遭到了逮捕。警察到他住所搜索的時候，發見了一張照片，上面題着：「親愛的費加·阿芳拉賽夫留念。瑪克西密奇贈。」

憲兵機關終於偵察出來誰是瑪克西密奇。

高爾基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被捕，解送到了梯夫里斯，關在麥特赫堡裏——這是一所專門爲政治犯設下的牢獄。

他在一間小房裏面來回的踱着，看見着他什麼東西都被禁閉在這個特設的牢監裏。從窗

子更發出去，看到的是牢獄的城壕形的高牆，庫拉河的泥漿水流，和岸上的有陽台的木屋子……

獄卒在走廊裏走來走去，他的輪匙鏗鏘作響。當他發脾氣的時候，他就要向高爾基斥罵：

「你在這兒胡鬧，不怕再關另一個十年嗎？」

雖然獄卒方面把高爾基偵察了出來，把他株連遙阿芳拉賽夫案件，而獄卒願望高爾基在麥特赫堡的長期監禁，似乎也有可能實現，但他總算幸運，他們並不能發見任何罪犯。

高爾基回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從此以後，他便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在他住的兩層樓的木屋的周圍，經常有些奇奇怪怪的人騷擾徘徊。有的有時會坐在一條長凳上，裝出安逸地觀察人的面孔樣子。有的則倚靠在一根柱子上，若有所事地喃喃地唸著報紙。甚至連那趕四輪馬車的，當他經過衙門口時，他的行動也很古怪；他會若不躊躇地一口承應高爾基或他的朋友中的任何一個搭上手，駛到他們所要去的地方，並且假使需要的話，可以免費。可是，除了這些人之外，他從不搭裁別的乘客。原來大衆觀察家，報紙的閱讀者和趕馬車的都是化裝了的偵探，他們的任務，是偵察高爾基和他的朋友們的每一行動。

這並不是一項輕易的工作。高爾基經常有著成羣的訪問者。各種生活的人們，演員，職工，藝術家，外國的游歷家，高等學校的女生，商人等等都會在他掛有瓦斯涅左夫和萊維丹（註十七）的油畫的書房裏受到款待的。

高爾基在一封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發出的信裏寫道：

「每天總有成羣的不同的客人前來看我。這個要一本書，那個請改一首詩。……一個才從流放歸來的排字工人，向我來致敬；接着一個副知事的大太帶來了一大包非法的小冊子；這之後又是一個女裁縫，她不久就要去出庭受審的；在女裁縫之後來的是駐在本地的砲兵團的司令，要我去給他的部下搞一下戲劇。當商人布格羅夫請我作一次關於上帝的心對心的談話的時候，戲劇俱樂部的主任許曼爾林來要求我去向不聽他說話的女士們勸告——他是個身材適中的人，去年曾經因為我沒有穿晨禮服而把我從俱樂部裏趕出去過的。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什麼人的。通過了副知事太太的私人關係，我可以把排字工人安插進縣立印刷所，而他在那兒是會把一個工人的團體組織起來的。布格羅夫呢，將捐出一些錢來給他們購置書籍的。我十分願意去向那些女士們說話，因為她們可以幫助我的女裁縫開辦一個成衣合作舖。我也樂於去給那位將軍搞一稿戲，這樣他便會讓我在聖誕日免費租用騎兵學校的操場的，至於一個樂隊，那更不用說的了」（註十八）。

高爾基正在給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窮苦兒童計劃一個聖誕集會。他熱烈地希望能夠給他們一個真正的假日。他的樓上堆滿了袋子匣子，那裏面裝的是給孩子們的禮物。到處是一掃一掃的

註十七 俄內的兩位名醫。前者以歷史醫聞名，後者醫術風采最盛。

註十八 摘自高爾基致 J·Y·斯列寧的信。以前未發表過的。——原註

衣料，人們正在趕縫麻衣。

高爾基愉快地看着一切準備的進行。

聖誕樹是很巨大的，綠葉裏面點綴着五彩的電燈。

大約有五百個兒童參加——一整支從貧民窟裏出來的嚇孩子的軍隊。來自下市場的流浪兒童，組成了一支「高爾基支隊」，它的領頭手上高舉着一面紅旗。

高爾基用着一種抑鬱的眼光注視着孩子們。

「可憐的小東西給上面放着禮物的長列——長列的桌子，和漂亮地裝飾着，閃耀着電光的聖誕樹所深深地引誘着了，他們一層層地圍在大廳裏面，擠得緊緊的，是一個雜色的隊伍，嗚嗚起來，哭聲壓壓顯得黯淡，可憐，就像是被苦工磨折了的老年人一般模樣。他們靜靜地嚴肅地繞着走道；他們的眼睛流露出了慾望，如此是嚴厲沉重的眼光呵。那並不是快樂的，你知道。」

當這支軍隊的小東西拿到他們的禮物的時候，——每個人所得到的是一份點心，一枚一磅半重的糖菓，一雙鞋子，襯衫，衣服，軍衫，帽子，披巾，——你知道，他們中間有許多個開心的快活得哭起來了，有的則急忙地跑到角落裏把他們的禮物緊緊地抱在胸口，也有有的在地板上開始吹起來的。」

高爾基還想到另一個念頭：從聖誕雜誌上把一切圖片剪下來，把它們訂成冊頁，去給農村中的兒童看。

「他們從沒有看到過什麼東西」，高爾基說。「在這兒，他們可以看到城市、河流和遠方的土地。……他們看到了了不起的人民，就會去打聽知道他們的作偽的。你知道嗎？……」

高爾基也沒有忘懷成人。那通常被看作流浪漢的人們。

在一座全城聞名的圓柱廳的寬大的建築物裏，高爾基給那些失業的和無家可歸的辦了一所白天的休息所。那兒有一個圖書館和一架鋼琴，流浪人的前來圓柱廳的，都會覺得他們好像又在做人的了。

可是，繼續引起警察對高爾基的活動密切注意的，倒不是聖誕樹，也不是畫片冊，甚或那個柱廳。高爾基開始經常大索爾摩伏——這是尼曼尼·諾爾哥羅德城的工人區，是大工場和工廠的所在地。

在這兒，在秘密集會上，人們常常聚在一起閱讀列寧發表文章的社會民主黨的「火花報」。這個報紙是用薄薄的米造紙印的，所以要是碰到警察突來搜索的時候，就可以輕易地吞進嘴裏……

索爾摩伏的工人們是高爾基家的經常的客人。他們前去看他是爲了請教問題，要書籍和捐款，這一切高爾基是免費供應給他們的。

一九〇一年，高爾基訪問了聖彼得堡。在他停留在首都的時期間，他看到警察殘暴地衝散一支革命學生的遊行隊伍。爲了這個，他發表了一篇勇敢的文章，那是攻擊應負責任的政府

的。而在這個事變的印象之下寫成的『海燕歌』裏面，高爾基喊叫着：

「暴風雨！暴風雨！不久就要來臨了！」

這首歌裏面的字句在全俄國到處傳誦着。

在他從聖彼得堡回來的路上，高爾基遇過他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幾個朋友私運到了一架油印機——一架革命家用作印磚的複印機器……

秘密警察風聞到了這架油印機。

高爾基就以狡遁的罪名被捕，關進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的第四層塔樓裏面，在那兒，不管他的健康的精確，他被當作一個危險的犯人那樣受到特別的對待。所以他和外面的來往，概遭禁止。

高爾基的被捕和囚禁，激起了普遍的義憤。抗議之聲遍及整個俄國。托爾斯泰也出來給這個病弱的作家說話了。

政府不得不對公衆的意見讓步。高爾基被從監獄裏面釋放出來，代之而起的就是把他禁閉在他自己的家裏。他的客廳和廚房裏面都有警察的崗位。其中有一個，還會常常闖進他的書房，想和他討論什麼哩。

高爾基又開始做他的工作了，時常寫到夜深。這比起什麼來，更要引起警察的懷疑。

「他總是在活動的，甚至在夜晚亦然，」他們這樣報着。

有一天，高爾基在路上碰到了商人布格羅夫。

「你在浪費你的時間了！」他熱心地向高爾基說。「你的任務是去紀錄事件，並不是推動事件。……祇有革命才要去推動事件的呵……。」

布格羅夫沒有弄錯。高爾基不僅在紀錄事件，而且在「推動事件的發展」。他跟革命家的接觸一天天地密切起來，對索爾摩伏工人的幫助也更加多了。

警察和秘密偵探却没有法子可以去限制他。

「他在一般工人中間的影響是非常自然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憲兵向聖彼得堡方面報告說。

政府決定把高爾基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趕出去，把他放逐到遠離革命的索爾摩伏的地方。他被命令遷到柴瑪斯去，那是一個大部份住着教士，思想狹窄，和告退的公務員的死氣沉沉的小城市。

這個對高爾基所作的強制手段，使列寧發出了憤怒的抗議。

列寧寫道：「歐洲最前進的作家之一，他的唯一的武器是談話的自由，而現在却不經審判給專制政府趕走了。」

高爾基在獄中的時期，使得他的病狀更惡化起來了。醫生報告說，他的情況非常嚴重，必需到南方去治療。他的無數的朋友，包括着托爾斯泰也在裏面，對當局所作的壓迫，終於發生了效

力，他獲得允許到克里米亞稍住幾月。

高爾基的被押送到克里米亞的這件事情，發展成爲一次暴風雨般的示威運動。當他搭的火車離站的時候，車站上早已聚集了許多學生和工人。

草萊們用革命歌曲，送他們所敬愛的作家登上車子。

秘密警察命令車子在預定的時間前趕快開行。在車箱的踏板上站着兩個憲兵守衛。

火車在呼喊聲中駛離了車站：

「高爾基高誠！」

「打倒專制暴君！」

高爾基在克里米亞的時期里面，著名的科學院事件發生了。這個事件再次地說明了，俄國官場對於「海涅歌」的作者是如何的憎惡。

一九〇二年，科學院選舉高爾基爲名譽會員。這一種對於一個曾經兩度坐牢的人所表示的敬意的舉動，在政府上層份子間激起了一陣激烈的憤怒。事情呈報給沙皇也知道。在一份剪下的記載着高爾基被選的報紙上，尼古拉二世寫下了如下的批語：

「此事荒唐之至」。

而在給教育大臣的一封信裏，沙皇這樣寫道：

「……當茲騷擾之世，科學院所選舉者，竟乃此類之人物。予於全部事件極表憤慨。」

這就足以使高爾基的當選重被撤銷了。科學院方面胆小得敢不作聲。這其間，祇有兩個作家拒絕了這種威脅——安東·契訶夫和烏拉地米爾·柯洛連科——他們爲了向高爾基從科學院的被斥表示抗議，毅然拋棄了他們自己的名譽會員的尊稱。契訶夫和柯洛連科的這個措置，是反對沙皇的專橫的行動的一個答復。

第十章 夜鶯和探子

有一個阿柴瑪斯的理髮匠，他自己聲稱說是「上帝所派到這個城市來修整鬍子的人」。

而關於這個城市，他常常這樣加以描寫說：

「在別的地方，不是洪水，便是地震，但是在我們這裏——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比如黨亂吧——爲什麼我們甚至這個也沒有呢？」

從前有個時候，當阿柴瑪斯發生叛亂的時候，當地的人民起來推翻沙皇的政權，曾經像斯德潘，拉達和葉米良·布加喬夫（註十九）那樣糾集造反過的。

但是那騷亂的日子裏的激烈的摩爾達維亞人和丘瓦希的哥薩克人，早已就在他們的墳墓裏腐爛，那古老的阿柴瑪斯崇拜堂裏的墓場上面也早已長滿了雜草了，而歷史上的叛亂和死刑早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掉了。阿柴瑪斯現在變成一個商人和僧尼的市鎮，平靜，可靠而又效忠於皇上的。它賣買鬼子皮和禽豬肉，響應着五所寺院和三十六個教堂的轟轟的鐘聲，聽聽蛙的咯咯的叫聲，讀讀教會當局辦的「正教公報」，在小偷的恐怖底下住着，每日夜曉得小心的把小屋的窗子

註十九 拉達和布加喬夫是俄國歷史上的兩位著名的農民革命的領袖。

閉上……。

然而警察們仍然擔心着，害怕邁克辛·高爾基在這個市鎮上的出現，會引起麻煩的騷擾。阿契瑪斯的警察長接到了下面的一份信件：

「在不久的將來，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M·高爾基）就要到阿契瑪斯居住，他是一個在警察的監視之下的人物。」

「當他到達阿契瑪斯時，你應立刻予以監視，並須小心，務勿打草驚蛇。」

高爾基住進一座木造的房屋。連在屋子一起的是一個花園，其中有一棵老菩提樹。

是在暮春將盡的時候，在他從樹案都似乎呈現金屬顏色的克里米亞回來之後，現在阿契瑪斯的每一棵樹都成為高爾基快樂的泉源了。

他在樹林間作着長程的散步，有時也走到一處名叫漏穴的地方去。

他會輕輕地拍着一棵銀樺樹嫩梢地說：「現在祇要這一棵樹吧，也比克里米亞任何風景要好多了。」

他對綠色的郊外一直遙望到梯夏河邊的田野也感到愉快，那河是盛產着鱈魚和梭子魚的。警察對他的屋子加以嚴密的監視。這就是高爾基對契訶夫寫的一封信裏面所說的：

「這兒很安靜，空氣也可人意。到處是花園，夜鶯在園裏歌唱，孩子們却在灌木間藏匿着，我想夜鶯是每一個園子都有的，而警察探子祇是在我的花園裏探。牠們在夜裏聽我的。」

子下面，希望偷看我怎麼把紙亂傳播給俄羅斯。發見不到什麼，那他們便要囁咕地表示不滿，而惡毒我的同屋着了。」

高爾基做的每一件事情，在警察看來都是極其可疑的。假使他給予一個乞丐一枚銀幣的話，便有一個警察從那個人手裏把銀幣搶下來，用他的牙齒去咬一下，這樣來判斷那可疑的皮西科夫其實在沒有製造假幣。

有時高爾基跟坐在窗子底下的一個警察換子打招呼，那麼就會談起如下的一段話：

「你是一個探子，是不是？」

「不是的！」

「你在說謊。你不是一個探子嗎？」

「我不是的，上帝知道！」

「曾經這三個月已經好久了吧？」

「不，才不久……。」

就是像警察長丹尼洛夫這樣一個阿比斯瑪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也常常要打高爾基屋子旁邊經過。他身材高大而多聲調，嘴巴裏印着一支大煙斗，常常騎在馬上經過的時候，總要向窗子裏投以搜索的一瞥。則顯的，他堅信着要是高爾基在俄國策動一次革命的話，那末警察長丹尼洛夫便會立刻發覺出來，而在它萌芽的時候加以撲滅的。

可是警察長丹尼洛夫，無論如何是可能地弄錯的了。不管實底下的被衣人，和灌木叢中的警察探子，高爾基在他停留於阿柴瑪斯的時候裏面，繼續着參加在革命的戰爭中間。

阿柴瑪斯地方的居民不僅是教士，商人和小官吏，還有其他別的人住在那兒的，他們是小規模事業裏的工人，鞋匠和鞍匠，也就是列寧在他所著的書中曾經說到的，每天得爲他們的主人工作十四小時而祇能得到極微薄的報酬的鞍匠和鞋匠。

列寧說過：「那真是爲什麼鞍匠們的汗白，瘦削和滿於死亡的緣故。」

就是這些「蒼白，瘦削」的勞動者偷偷地滑過了警察和探子的警備線，而和高爾基接近的。高爾基生在阿柴瑪斯時，他曾經參加過一件英勇的革命事業。

鄰近阿柴瑪斯的達尼泰耶夫卡寺院是一個著名的反革命的殿牀。寺院的近處開設着一家特許的酒舖。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革命家決定和高爾基一起去「接收」這家舖子。畢竟，有誰會夢想到在如此一個偏僻的地方，聚集着一所寺院的「家特許的酒舖裏來搜索革命者的呢？」

計劃是成功的：一名名叫萊拜埃夫的木匠，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一個積極的革命份子前去接辦了這個舖子。這名前身是木匠的人把麥酒傳給和尙，和宗教節日趕到寺院裏來的許許多多的香客，同時却在舖子的後面佈置了密室，給革命者安置下了一架秘密的印刷機。在這兒印出來的小冊子和宣言遍及全荷地散播了開去。

當局對於達尼泰耶夫卡的這家酒舖，從未加以注意，經過了一個長久時間之後，由來一個完

全偶然的機會才注意到的。事情是如此的，幾個小偷光顧了酒舖。失竊的消息也就傳到警察的耳裏去了。這樣，任何時候他們都可聽出現在遭竊的地方的。總算幸運，當警察前去調查案子的時候，印刷機早已移開，酒舖老板也已潛走，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

印刷機保全，送尼泰紅夫卡酒舖的秘密并未外洩。

警察長丹尼洛夫已經常得過報告，高爾基書房的窗子晝夜在亮着燈光。這在警察長看來，是不能怎樣滿意的：

「我們向嫌疑犯沒有證據，他工作得很遲。」

高爾基寫得很多，滿心地做他的工作。

他穿著寫一個劇本，關於這個劇本他在一封給契訶夫的信裏說，要不喜愛它是不可能的，要不努力致力於它，也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章 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

在莫斯科舊的劇場裏，在小劇場裏或是柯爾希劇場裏，那裏有金邊的紅絨的沉重的幕，會有如歐利曉裏的一個樂隊的鬧雜中升起。演員們會大聲喊叫，會使勁踏脚，會選擇扮演那給予他們拔出手槍射擊機會的角色。在劇場的觀眾席裏綠襯衫會沙沙作聲，馬刺會鏗鏘地響着，人們會高聲談話，會隨着表演而拍掌或發出噓聲。

在行的劇場裏面，他們知道怎樣去尊重觀眾。那樸素的幕並不是升起來，而是像一本書的頁面那樣慢慢地張開的。

舞台上的人們努力的，是怎樣去把握他們的感情，而避免作態的表現。有的時候，他們齊聲靜靜的與觀眾一起去傾聽那兩點的漸近聲響，鳥的清晨的歌唱，車子的啓程的格格聲，或者一隻鐘的嗚啞之聲。

沒有要求再演的要求，觀眾並不鼓掌。

這個劇場裏的工作者是年青的演員，或要獎者，演員中最優秀之一是一個書法教師。他們是一羣新藝術的深切的好好者，這羣新藝術好透了藝術的極。

高爾基在他到莫斯科的一次旅行的時期裏，到藝術劇場去觀光了一下。那時候，契訶夫的劇本「文身男」正在上演。

高爾基看見文身男坐在他的帳篷旁邊，看見華甫爾靜靜地隨便地彈著一隻大絃的絃線，看見阿斯特羅夫醫生，瞧著那爲了或種湖山掛在屋子裏的非洲的地圖，看見西利勃略可夫教授怎樣不需要任何人去玩鋼琴——注視那在他眼睛前面正在解明出來的人類的日常生活，他自個兒承認說，「像一個老婦人那樣地號泣過的」。

高爾基從那如此珍視肅靜的劇場回去，他驚奇得簡直有些目瞪口呆。他給契訶夫寫信，這封信是高爾基筆下所寫的最熱烈的一封信：

「你不能立刻和清楚地說出這個劇本在你的靈魂裏激起了什麼，可是，看着主人公們，我覺得宛如有一種真正的悲哀和痛苦。這回在我的心裏來來去去地拉着，我的心也就在它們底下結做一團，噁着，裂開了。就我來說，我以爲這是一個可怕的經驗。是的，「文身男」在戲劇藝術裏面是一種全新的東西。

「在最後一幕中，當醫生在一個長時間的停頓之後，說到非洲如何酷熱的時候，我對你的天才的崇拜，和對人民，對我們的饑寒貧困的生活的恐懼曾經顫慄過的呢。」

高爾基住在尼維尼·諾甫哥羅德，沒有可能去到這個奇異的劇場參觀，覺得是很遺憾的。後來他們在克里米亞相遇了——高爾基和藝術劇場。他們上雅爾達去訪晤那個寫「文身男」

的人——契夫。

那是春天。作家在他白色的夏季住所裏的花園中所種植的許多花正在盛開着……

契夫和高爾基沿着雅爾達的圓石鋪成的街道，沿着白色的堤岸一起散步，到了晚上他們到那黑暗的小劇場裏去，那兒藝術劇場的人們演着他們的劇作家的劇本。

契夫鼓勵高爾基寫一個劇本。藝術劇場方面也希望他寫。

現在，在阿塞瑪斯，高爾基開始嘗試那在他算是一種全新的園地的工作了。他寫下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小市民」——那是表現拜斯基諾諾夫家庭的痛苦生活的一個劇本。

高爾基艱苦地寫着劇本，那於他並不顯得很輕易。他對戲劇的形式是不熟悉的。他寫着，重新又改寫着，老是要想到某個文人的滑稽的勸告：寫一齣五幕的悲劇，在一年之後再把它改成一齣三幕劇。把它擱起另一年，然而改寫它成爲獨幕的雜劇，而在另一個一年過去之後，把雜劇拋進火裏去……

高爾基沒有把「小市民」拋進火裏去。雖然他並不滿意它。他好像是有過這樣的意思，劇本太薄弱，太平淡。

「我不喜歡它」，高爾基在給契夫的一封信裏面承認的。「我要在冬天另外寫一個。我念念不忘於此。要是那個不能寫得恰當——我打算寫它一打，直到我可以獲得我所需要的什麼！那個一定會像一支樂曲那樣結實而又美麗的。」

契訶夫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創作的劇本，就是這樣精緻的樂曲——樸素的人類語言的樂曲，高爾基想到這點，就開始寫作一個新的劇本了。

在「小市民」裏面，他曾經描寫下與童年時代所知道的那些人們，他們住在都市裏的小院子裏面，住在空氣不流通，擺滿了桌子，鍋子，暖茶炊，神像和裝飾物的傢俱的屋子裏面。

在他的劇本裏面，高爾基採用了流浪漢的生活作為他的題材，寫的是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百萬富翁街上的貧民窟裏的居民，和喀山的「水高宮」。

當他還在克卑米亞的時候，有一晚，薄暮時分，坐在走廊裏面，高爾基深深地冥想着他的新劇本：主人公是，一個從明宮有之家而歸的，由於生活的變化，迫他住到一個下等字樓，而他在這裏面也并不能原諒他自己。這個人的最寶貴的所有物就是一件襯衫上的領子——那是聯繫到過去生活的唯一東西。他留下等字樓裏面寫信的人，彼此憎惡着，不過在最後一幕，春天終於來到了，舞台上充滿着陽光，下等字樓裏的人們離開了他們的污穢的居處，忘記了他們互相之間的憎恨……。

這就是高爾基在簡單的大綱裏面怎樣速寫了下來劇本，這個劇本，他後來第一次題名為「在生活的下層」(註二十)。

註二十 即我們選擇的「夜店」。

高爾基曾經和劇本中的主人公們在市場上，在公路上和碼頭上混在一起，曾經在同一床架上擠過，也會經和他們在夜裏一塊兒圍着營火坐過……比如沙了的形象吧，他把一個前任的郵政局長作爲範本，他知道他曾經在牢裏做過一個時期的勞役的。這個人曾經赤着膊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街道上燃來販去，向路上碰到的女人，用法國話要錢。關於他，有些東西是動人的。浪漫的。婦女們會激動得給他一枚銅板的……

「下層」空白的時候，在藝術劇場裏面舉行過一次劇本的預讀。

高爾基自己讀着劇本。

當高爾基讀到路卡正在死，由安錫頓聲地說些安身的話的那個場景的時候，讀員們屏息地傾聽着。他的聲音因動得非常厲害。他停止了朗讀。靜靜地，用手擦掉他的眼淚。他竭力想繼續讀下去，但是唸出了一兩個字之後，重新又停頓，而接着大哭起來了……

政府只能非常勉強的允許高爾基的劇本上演。審查官無情地在他草稿上劃着紅筆。在「小市民」裏面，他們刪去了「商人羅曼諾夫的妻子」這句話，他們懷疑那是影射皇室的，審查官堅持着羅曼諾夫得用伊凡諾夫去代替……

「小市民」彩排的那一天，劇場裏佈滿了一隊警察和武裝的憲兵。人們也許會想到那並不是舞會上的一次彩排，而是一個大決鬥的場所。「小市民」最初上演的幾天，當局下令用警官代替招待員。政府方面知道的，學生們也許會對這詞句，有一次於威運動出陣向高爾基致敬……

「當一個人躺在一邊厭倦的時候，他會向別的一邊翻身，可是當他在他居住的那個環境裏面覺得厭倦的時候，那他只有怒吼了。於是掙扎一下，翻過來了！」

這些說話是劇本中的英雄之一，青年的鐵路工人尼爾從舞台上說出來的。觀眾用一陣暴風雨的掌聲反應了它們。

高爾基的第二個劇本——「下層」——甚至獲得了更大的歡迎。

「談話——那兒你有着奴隸和工頭的宗教」。涉了這些話，審查官禁止在舞台上說出來。然而他卻不能刪除劇本的內含意義。它的每一句對白，對那剝削了大部份人民的生存權的社會制度，發着強烈的抗議。

這種社會制度，它允許人民降至「曾經是人的動物」的水準，成為柯斯梯萊夫的下等客棧裏的客人，是這是在一種新話上面說的，而這種新話是必須從根剷除的呀。這便是下層階級和學生們對於劇本的瞭解。

「下層」的第一晚發展成為對高爾基致敬的一次巨大的示威運動。觀眾們一再的向作家歡呼。高爾基有些手足失措地走上舞台，在困惑中忘記從他嘴裏把香煙取下來……

這個對死致敬的表演，比起祇是一個戲劇上的成功是更有意義的。

第十二章 三次革命

一月九日

「你務必開槍！將軍！你務必隨時開槍！」

尼古拉二世對海參崴副司令卡查拜克將軍說的話——

「海燕歌」中所預言的暴風雨，終於爆發了。一九〇五年來到了，它是這樣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在面對着陰鬱的皇宮的廣場上，在遼遠的滿洲的山丘上，在警察署的庭院裏和冰天雪地中的小火車站上，在莫斯科的後街上和軍艦的藍色甲板上，都流過了大量的鮮血。

革命事件從這年初起突然爆發了。一月九日那天，一個秘密警察的好細加邦牧師，他是夢想幹一番大事業的，領導了聖彼得堡工人到冬宮去的大遊行。工人們帶給沙皇一個請願書。他們在請願書上寫道：

「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我們的妻兒兒女和老弱父母，特別你，皇帝陛下來尋找真理和保護……」

「我不能再忍耐了，啊！陛下！我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了。在我們看來，已到了可怕的時候，我們寧願而不願繼續受這種難堪的痛苦。」

二十萬男女出發去覓見沙皇——這是一羣絕望的，被欺騙的人。他們的胸中閃閃着一線希望，他們希望在全宮中面會找到一個人來保護他們不受壓迫。

政府預先派了正在出發的遊行，沙皇也知道。就命令準備軍隊作戰。沙皇的親族烏拉地米爾大公，在宮廷裏宣稱說：祇有人民的鮮血能够拯救王朝。受命指揮軍隊的就是他。

那一天，高爾基和工人一起在街上。他聽到了作爲同情信教的凶惡的號聲。

這是恐怖的一天，這恐怖像火紅的熱鐵一樣燒灼着。

可是這也不單是危險在死眾的恐怖。高爾基聽到了人民向他們的兇手面責的聲音。

「你們想，你們屠殺人民，是不是？」

「人民豈不能殺你們！我們還得告訴你們……」

「你們殺死的是沙皇，你們懂得嗎？」

在一月九日的早晨，工人們還相信他們可以在沙皇那裏找到保護，所以他們還手持盾頭書去覓見沙皇。到了同日中午，他們已在找尋武器了，他們並沒有找到任何武器，他們只找到些碎石，加邦已經逃匿不見；向沙皇面頰的人已經變成反對沙皇的戰士。一月九日就成了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第一天。

高爾基驚心動魄地回到家裏，就立刻寫了一個「致全國公民暨歐洲各國輿論界」的控訴書。他痛斥聖彼得堡大街上所發生的事件，是一種預謀的，故意的兇殺，並大膽地指捕兇殺者的主犯就是沙皇。

高爾基呼籲大家起來作公開的鬭爭，推翻專制政治。

控訴書的手稿落到了警察手中去。這位革命作家的筆跡，秘密警察是知之甚悉的。一月九日事件發生後兩天，高爾基被捕了。他被關在彼得堡羅盤裏——這是一個凡負國事犯罪名的才被禁閉在內的監獄。

在經過不斷的請求以後，高爾基終於被允許弄到了「寫作用的工具」。他在這裏，在他狹小的號子裏開始寫作「太陽的孩子們」，這是一個影射一月九日兇殺的劇本。劇中人物之一說：

「我從聽到任何殘酷或痛苦的事情，我每看到任何紅色的東西，就有一種非常的恐怖又一次地充塞着我的心靈，而在我們的眼前呈現出那種凶惡的暴徒，血污的臉孔，無量的熱而紅的血海的幻影……。」

雖然如此，高爾基並沒有喪了胆。他在劇本中用進許多幽默的筆觸，因為他如此寫法，他就不禁入笑起來了。獄卒們到了囚徒的突擊，驚恐地跑了去請求監獄官來……。

距此幾年前，當高爾基禁閉在尼捷尼·諾甫哥羅德城監獄的時候，抗議的聲浪會掃過了整個俄羅斯。而現在是整個歐洲出來為這位作家辯護了。

安拉托里·法朗士在巴黎的大會上宣稱：

「高爾基不單是俄國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

拉薩佛德因、傑利芬、意大利、比利時傾注到了聖彼得堡。堅持要求釋放高爾基的有全歐洲的著名人士——物理學家皮爾·居禮和彭爾家奧古斯都·羅丹，社會主義者的領袖讓·荷萊斯和風暴黨黨魁羅賓·蒙奈——還有這位被沙皇當局無聊地堅稱爲「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手藝人」的作家高爾基本人。

高爾基在監獄中受審的時候，有一個憲兵軍官（正是這軍官在七年前曾在麥特赫堡審問過高爾基的）告訴他說：

「你的逮捕已成了歐洲真正的災天之禍了……。」

沙皇政府又一次退，第三次被迫讓步了。高爾基從監獄中釋放出來了。

如果高爾基還在監獄中，那會是個什麼樣子呢？像安吃人似的監獄裏的話，那他會不久於世的，這是非常可能的。他在禁閉一個月後就咯血起來了。

流血星期日，就是在人民中出了名的一月九日，是水遠忘不了的了。工人們都準備武裝鬥爭，準備造反起來了。勞動者在這年六月被鎮壓了。

莫斯科的工人們發怒了罷工。事件突然變得嚴重了。羣衆還在最近一開「哥薩克兵來了」的呼喊聲震動的，現在是他們自己攻擊起哥薩克兵來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成熟了。

這時高爾基正住在莫斯科，籌集經費，購買軍火。他住的屋子，面對着一所騎術學校，好像一個營部軍營。來福槍，手槍和手榴彈都貯藏在這裏，也就在這裏，把它們分給作戰隊伍的人員。住在同一屋子裏的「安份守紀的」良民對於從高爾基那層房子裏發出的嘩啾的射擊聲聽得害怕起來了：扮作這位偉大的侍衛的高加查的學生們，在他的房間裏設置了一個靶子場。

高爾基看見人們在架設障礙物，看見常備軍部隊在出來福槍從射街上的人，還看見大砲在射擊紅普魯斯尼亞區。三二一。

莫斯科的起義是波濤洶湧了，但革命並沒有被鎮壓住。

高爾基政工人的信，用打字機複印的。傳遍了全俄羅斯。他在這封信裏陳述道：

「無產階級雖然遭受了損失，但並沒被敵人打敗。革命已被新的希望鞏固起來了，革命的力量已經充分地成長起來。

「俄羅斯無產階級正向着決定的勝利前進，因為它是一個真正強大的，有良心的，忠於俄羅斯命運的唯一的階級。我所說的都是真話，而這個真理將被最誠實的和無偏見的歷史家來證

實。」

三二一 是莫斯科的工人巨區。

高爾基第一次遇見列寧，是在一九〇五年莫斯科起義的前夜。

高爾基已向俄羅斯人民所說的真理，和列寧論革命所說的真理是相同的。而且對於這個真理歷史的證實，比之最誠實的歷史家的假定更快。

x

x

x

朋友們預告高爾基說，逮捕他的拘票已經下了。他就出發往國外去，他先往德國和法國，後來又往美國。

高爾基在紐約繼續痛斥沙皇政府。他在公開大會上演說，在報紙上寫論文，在其它刊物裏要求全球輿論界，阻止外國銀行借款給沙皇，用來壓迫俄羅斯的革命運動。

高爾基勸筆寫他的小說「母親」，正當他在美國住在一所讓讓於阿的倫達克斯的花園裏的小木屋中的時候。

高爾基從索莫莫伏工人們中挑選出了他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們。巴威爾·佛拉索夫和他的母親倪洛芙那，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抽取出來的，都是從最熟知的人們之中抽取出來的，例如彼得·扎洛莫夫是一個因參加索莫莫伏工人的五月遊行而被判入獄的革命工人，而他的母親也是一個革命運動中的活動份子。彼得的母親曾替裝成一個尼姑，把宣傳革命的印刷品散發到了整個尼魯尼。門前當編織區域。

這位光輝的婦人不是一個例外之人。高爾基知道革命家庭卡道姆采夫家的母親，她曾在烏發

被爲了幫助她的兒子逃獄，私運炸彈給他炸破獄牆而受審過。高爾基能舉述幾個其隨母親的名姓，她們都曾經和他們的兒子在一起受審的。

在這些英勇婦女中間，有幾位是高爾基認識的。

沙皇政府發覺了這本小說有着巨大的革命意義，就把發表「母親」第一部的那個雜誌沒收了，而第二部則被審查官刪改到了難於識出它的本來面目。有幾章是整章刪去了。

政府對高爾基提起了審判手續。一條布告張貼在聖彼得堡市政廳的公告欄內，布告上說「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保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種樹業公會之手藝人，警局得恩理彼得堡地方法院所發之拘票加以逮捕」。但是徵俸，高爾基逃出他們的勢力範圍了。

高爾基在國外作革命活動之後，就休想回俄羅斯去了，因之他就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島上住了下來。

他和列寧的非常親近，就在他這一段生活期間。他們的親近是在一九〇七年在倫敦舉行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始的，高爾基是被布爾塞維克領袖邀請去的。

每天有一輛古舊的四輪馬車，老好像透更新小說中的主人公們旅行用的車輛，載着高爾基到倫敦郊外在那裏面舉行代表大會的一所開着尖頂拱形窗子的木架教堂去。要租一處比較適合的房子，當時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高爾基靠着一根柱子，一連幾個鐘頭地注視着大會的代表們，聽取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之

間的熱烈辯論。

「……最後，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很快地走上了講台，用他的喉音講出了「同志們」一字。起初我以為他講得不好，但差不多過了一分鐘以後，我就像其他的人一樣被他的演詞迷住了。對於這件錯綜的政治問題能說得如此簡單，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哩。這裏是這樣的一位演說者，他並不打算創在美麗的字句，他只想盡量說得明白，毫不費事地顯露了他所說的正確意義。」

這正是高爾基在同他的最初印像時說列寧是一位演說家的道理。

從那時起，高爾基和列寧間開始了親密的友誼。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在喀普里島上訪問高爾基。列寧在這裏，在他緊張工作後休息的時候，就下棋、釣魚、研究百鈴，欣賞那滿地長着金花花的荒地上的金色的蘆葦。……晚上，高爾基懷述他奔俄羅斯的流淚，列寧則熱切地聽着他的迷人的故事。

「……高爾基常常提起高爾基的『人』來了。當列寧走開以後，他們時常問高爾基：

「高爾基！有甚麼的，你說他會嗎？」

列寧交給高爾基的信與常常表示出「極深厚的和友好的關係，表示出對他的工作和健康的真

切關心。

列寧給高爾基的信與常常表示出「極深厚的和友好的關係，表示出對他的工作和健康的真

切關心。

「高爾基是一位卓越的天才文學家，他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方面已經做過許多的工作，而且還要繼續做下去，這是毫無疑問的。」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宣布大赦的時候，列寧就勸高爾基回到俄羅斯去。

高爾基離開了喀普里島，就到聖彼得堡住下來了。

一年之後，世界大戰爆發了。

筆者就在此時前後，曾在一個革命學生團體的大會上遇見了高爾基。高爾基正在講述關於戰爭的問題，講述前線上的兩個士兵，一個俄國人和一個德國人，彼此怎樣同時相刺，留下了一個臨死相抱的不動姿態。

這兩個士兵，具體地表現了好像各民族的命運，注定了要達到這種無意義的和可恥的歸於盡的地步的。

高爾基在講述前線士兵的時候，他的臉，籠上了一層憂愁。但當他公然指摘後方人民——指摘小店主準備把最卑鄙的罪惡劍揚為民族美德的時候，他的憂愁又一變而為憤怒了。

高爾基在一次公開演講裏說道：

「我們正親眼目睹着奇形怪狀的鄙夫們在作瘋狂的宴樂，他們正在企圖用他們的猶豫把整個世界連根掘起來。」

高爾基發行的「年代」雜誌，是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瑪耶可夫斯基的「戰爭與和

平」一詩，就是在這個雜誌的文藝欄裏第一次發表的。

瑪耶可夫斯基在這時還不很出名。讀者在他身上看到的祇是一個穿着黃色短衣和戴着絲綢帽子的誹謗文學家。可是他並不是一個誹謗者，他是一個叛亂者，而在他的「戰爭與和平」裏，他用了他自己的表現法，「咏出了他的反對戰爭的詩」。

大體第三年的冬季，好像沒有完結似的。在「年代紀」的編輯室裏，主要的話題就是關於工廠和工場中的騷動。

有一次編輯委員會會上，高爾基說道：

「我們正在接近結局了」。

一選以後，沙皇的藍銅車，正從彼得格勒開赴參謀本部的時候，在德諾地方被攔住了，尼古拉二世這字號住了。這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裏的事。

高爾基的 朝朋友V·德爾尼茨基回憶道：

「一九一七年事件後，高爾基和列寧之間的一次初遇，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這事就會革命黨員、普蘭圖利列寧之後不久的事。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的精神非常煥發，一面面高爾基的頭，一面撻着手，緊促着他：

「來！快說！讓我們聽聽，什麼事情在煩擾你……」

「恥可夫·斯維德洛夫也偶然來訪這兩位朋友。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正在描述他的遇刺：佈置得很簡陋，邊說邊手術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報告着他的病況。」

「在打仗的時候，覺得像打仗的樣子！無論怎樣老決不會這麼快地結束的……。」

「他迫著我們吃飯。」

「嘗一嘗這種乾酪。這麵包確實是新鮮的，愛的。你們自己隨意吃點櫻桃吧，這是我們剛才買來的……。」

「這一餐，當然是很節約的。主人還不知道家裏沒有茶葉這事，因此我就溜到辦公室去，向一個職員，從尼茲尼·喀甫哥羅維來的我的老友，要一匙茶葉給這位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當高爾基向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詢問他的健康，詢問他的受傷對他的工作能力有何影響的時候，在高爾基的臉上現著一種不安的神色。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小心地，但似乎不很費力地把他的一手臂舉了起來，伸出去，彎過來，又伸出去。高爾基把他的手指撫摩着列寧的頸骨和臀部肌肉。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在這個時間裏站著不動，用銳利的目光睜着他。高爾基的手指比對待友人的健康表示安心的唯一願望似乎表示得還多些。旁人所得到的印象就是高爾基要仗自己一再確信這確實是那千百萬人的力量與意志所集中於其一身的列寧，確信那照耀着未來之路的白光是從列寧身上放射出來的……。」

「而他自己已經確信了。」

而在列寧一方面，他也從未中止其對高爾基的深切關心。一九二二年當高爾基的健康惡轉的時候，列寧堅決要求他出國療養。

高爾基重往意大利，這一次他居住在索梭托。

他在那裏密切注意着在蘇聯國內進行的每一件事，欲以增加和加強他對祖國的運籌。

一九二八年，他的六十壽辰這一年，高爾基回到蘇聯的時候，全國人民歡迎他，把他視爲是蘇聯的偉大的作家與革命家。

一九三二年，蘇聯慶祝了高爾基文學活動的四十週年。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在祝辭中寫道：

「瑪克辛·高爾基的姓名，是蘇聯和國外的勞動人民所親密的，並視之爲偉大的作家和革命家的姓名，視之爲反沙皇制度的戰士的姓名。」

高爾基的壽辰發展成了全國的慶祝。

高爾基和列寧的密切友誼，把他的急烈的精神指引到了革命的路線上。他和斯太林的密切友誼，確定了他晚年的工作和勞動。

高爾基回到蘇聯以後，他掌握了蘇聯文學生活的舵柄。他創辦了並且編輯了幾種雜誌，發起編印「工廠史」和「內戰史」，並指揮了蘇聯作家協會的活動。

高爾基的廣大的活動範圍，需要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他從未停止過他的文學工作，他

寫完了「克里姆·薩姆金」的後部，寫了許多論文和幾個劇本，其中的「耶高爾·布列喬夫」一劇，是被認為高爾基全部作品中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一部份作品。

高爾基在他逝世的那一年中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我至少要寫四部作品，我絕對要寫，用兩年寫一部作品的速度來寫這四部作品。一共八年。」像高爾基這樣的年齡，他還能成就更多的事，還能創造許多新主人公，還能寫出更多的作品。

但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他突然病倒了。他的病一開始就是非常嚴重的。他沒有注意到他的過重的呼吸或不平穩的脈動，所以他還在一心組織他這幾年裏的生命的要素——他對他的工作與他的祖國的思考。他的呼吸和說話都很大困難，但當換養氣之間，他還在討論蘇聯的新憲法，要求把那份登錄憲法條文的報紙給他看。他很感情地道及斯大林，常常回憶列寧，回憶他和列寧的初遇……

雖然他到了神志昏迷的時候，他也沒有解說過關於自己的一句話。

他自己覺得他快要死了。

六月十八日的晚間，他失去了知覺。他在這種狀態下說出的斷斷續續的話語，表示了他在最後幾小時裏所想的事情：

「戰爭正在迫近……他們必須準備……我們不能睡意……」

次日清晨，他死了。他是被蘇聯人民的公敵，被德國法西斯帝國主義所雇用的托洛茨基份子

和布哈林份子這些惡棍蓄意謀殺的，這件事到後來才洩漏的。致高爾基於死地的還是他們，因為他們實感到高爾基在輿論上的巨大影響，妨害了他們的無恥計劃的實行。

高爾基逝世的消息，傳遍了全國。莫洛托夫在紅場舉行的追悼會上所作的演說，代道出了千百萬人民哀悼高爾基的感情：

「今天，和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高爾基訣別，我們，他的朋友，和無數的他的作品閱讀者與崇拜者，都感到他永遠是我們生命中的光榮的一頁……」

「在列寧逝世以後，高爾基的逝世是我國和人類的最重大的損失。」

第十三章 作家與戰士

許多從人民隊伍裏，從平民隊伍裏出身的俄羅斯作家，他們的命運是悲劇的。高爾基在他的
一篇論文中描述到了這一點。波米亞洛夫斯基在神學校執教期間曾被鞭笞過不下四百次。萊維托
夫當着他的全班同學面前公開被打過，如他自白道：「他們想把我的靈魂打出我的身體外面去」
當雷蕭特尼科夫還是一個十四歲少年的時候，曾被曳到法庭面前，並判處了兩年徒刑。貧窮與微
賤是什麼意味，這些以「神學校學生的雜記」，「小市民的幸福」，「菩提樹下的人們」之類的
名著去豐富俄羅斯文學的作家們是知之甚稔的（註二十二）。

他們要獲得人的資格，是比死在污穢的小屋裏或醫院的病床上還要困難。

他們在死後祇留下了他們的手稿，而這些手稿永遠像是一種無系統的自發論證——這些手稿
都滲透着一種憂鬱和失望。

高爾基的一生更為艱苦的。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他的前輩命運所遇到的一切考驗的綜合。他
像波米亞洛夫斯基一樣會鞭笞過，他像萊維托夫一樣會當衆被打過。他像庫謝夫斯基（註二十三）在
瓦尼河畔一樣，在伏爾加河畔會當過碼頭工人。不錯，當高爾基第一次入獄的時候，他已經是一

個人人了，但在十六歲時，他會是賽爾諾夫麵包舖裏的「囚犯」之一，那裏的經歷大概比任何監獄都不如。

在四歲的時候，高爾基曾染過霍亂，八歲的時候，會患過天花。當他在鞋店裏做跑街的時候，他曾被熱氣湯燙得非常可怕。他曾被家人和他的東家鞭笞過，有一次竟鞭笞到送往醫院去療治，醫院中給他看病的醫生曾從他的身上拔出了四十二塊碎木片。那就是用許多松樺鞭打他之後的事。一個獵人在森林中曾向他放過一次裝滿彈藥的槍。他曾在烏克蘭的康地波夫卡村幾被暴徒打死，並在伏爾加河畔的克拉斯諾維多夫村從嚴打他的富農們那裏赤身裸體地逃出了一條性命。還有一次，他在及船上工作時受傷，他因帶入貨箱而受了重傷。

致命的疾病，殘廢的人們，艱苦的運道——這就是構成高爾基少年時代的傳記的材料。

高爾基在伏爾加河邊長大，他曾感到周圍的男女們生活的慘慘的時候，他還在幼年時代哩。他所愛好的娛樂中的一種，像少年所愛好的一樣，就是和他的小朋友們一起到窪地去玩，

在那裏，孩子們坐在地成的大樹上坐著，唱着歌。高爾基充當了唱歌班的班長。他常常選擇悲哀的歌來唱。隨著那時候音樂強烈的邊上，還趕不上地站在那裏聽著兒童們唱歌。他們的悲歌投合

五十二、二十三 波索別洛斯基已見前註。 萊維托夫（一八三五——一八七五年），雷爾特尼科夫

（一八四一——一八七一年）、庫爾夫斯基（一八四七——一八七六年），俱係俄國作家。又

雷爾特尼科夫的小說「菩提樹下的人們」是從「Podlipov」一名盜譯出來的。

了他們的好。

這就是這個孩子，他在通過了無窮的困難的和痛苦的路程以後，後來竟變成了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寫進文學中去的不僅是那被蹂躪的俄羅斯男女，怎樣在下層生活的殘忍事實，而且還有改善生活的有力呼籲。

高爾基的不可抑制的樂觀主義的根源，是什麼呢？

許多根源是承自他的父親，承自傢俱匠，承自裱糊匠瑪克辛·沙瓦梯維奇的。他是被他的光輝的老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教養大的。後來當阿達夏·皮西科夫成了一個尼幾尼·諾爾哥羅德爾樓下地下室居民的時侯，他就從書籍中去攝取這根源了。

但這種生活信念能持久呢？

高爾基作品中的一個女主人公伊泰吉爾老太婆說道：

「當一個人一心要做大事的時候，他往往是非成功不可的，而且隨時會表示出人力所能及的勇氣來的。你要知道，在人世間是往往有英雄用武之地的。」

高爾基的英雄事業就是他所過的一生。他走到半路就碰到了，好像他是急於要預知那等待着他的——阿歷克賽·皮西科夫，這身無半文的流浪者和臨時的重工——的一切考驗和艱苦似的。

而且他似乎感覺到那些在他所經過的漫長而錯雜的迷路上偶然遇到的人們，會有一天變成他小說劇本中的主人公時，他不但去觀察他們，而且還像不倦的獵人一樣去搜尋他們，並追蹤他

們。

有一次，在流浪之中，高爾基走到了一個索然無味得像一個長夢似的小村鎮。但在一個破爛不堪的旅店裏，他見到了一個引起他好奇心的，穿着府綢上衣的人。高爾基此時已忘記了關於索然無味的小鎮，關於依舊橫在他面前的旅程這一切事情，就跟着這個人一條街一條街的走着，上館子，往禮拜堂內的墓地，直至他自己終於覺出他所感到興趣的這個人，僅僅是一個吃姿很好，和這個小鎮同樣索然無味的小市民才止。

像這一類的失望，他是常常碰到，但在每一次經驗以後，他就增加了新知識的種子，貯入了他的心裏。

他寫過文學裏去的，不僅有老作家們所從未想到選他們爲主人公的那種平民的全部知識，而且還有鄉村的，被文人們完全看漏了的各民族的，江河的，歌曲的，和公路的知識。

在一個短稿裏，他通過他的主人公加以批評道：

「說到俄羅斯，兄弟，你正不能立刻對它評價哩。俄羅斯的每個區域都有它們自己的靈魂。」高爾基還留給了我們關於摩爾達維亞的荒地和吉爾仁教的森林，烏克蘭的公路和庫班的哥薩克村的描寫。高爾基在我們面前的風雨的所有地方和風景，他都曾手持手杖，背負背囊澆泊過的。

高爾基並不完全立刻懂得充分利用他的知識。

他成名很早，但是這位藝術家走向他自己的藝術的道路，却是長遠的。

他差不多從十歲起，就開始寫日記，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寫給僅有的一位讀者——他自己看的。

後來在喀山的時候，他寫起詩來了。高爾基的詩寫得並不好，及至當他決心寫散文時，他還是繼續用一種半詩體唱歌唱似的句子在寫作。

高爾基回憶道：「一般地講起來，我是盡力想寫得『美』……」

「『海在笑了』，我寫了這句話，並且很久都相信，這句話寫得很美。爲了追求美，我經常犯了違反描寫的正確性的毛病，把事物放錯了位置，把人物處理得不適當。」

有一位作家，他的意見是高爾基最爲重視的，這就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他們曾對這位年青的作家講起過一點。

托爾斯泰在讀了高爾基的小說「二十六男和一女」之後，曾向他說道：「你所描寫的那個爐灶安設得不對」。事實上爐灶裏的火光，決不會像高爾基所描寫的那樣照著工人們的。

而契訶夫則指出了高爾基作品中的一位女主人公：

「天哪，她有三隻耳朵，一隻長在下巴上，你瞧！」

當然，這都是些細節，但它們却是因爲不善於寫得正確、樸素，和嚴格地選擇字眼而發生的。高爾基逐漸地理解到這種描寫的精確性和樸素性，對於一個藝術家是多麼困難，而同時又是多麼必要。

契訶夫又會講起他早期的一篇小說「瑪爾娃」：

「你剛剛講到：『海在笑了』，你就停頓下來了。你以為你停頓下來，是因為這句話寫得很笨，很藝術嗎？當然不是！你停頓下來，只不過是因為你不能立即領悟這件事：就是那海，怎麼會突然笑起來？海是不會笑的，也不會哭的，——它只是喧鬧，波動和閃着光芒……。你看一看托爾斯泰的作品吧：太陽升起來，小鳥在歌唱……。沒有人人在哭，也沒有人在笑。而樸素——這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高爾基曾經長久地不知疲倦地學習這種藝術，學習這種要寫得樸素的困難的藝術。他從其他的作家學到了很多，還又從人民學到了很多。他把古典作品和他所愛好的托爾斯泰、佛洛拜爾、契訶夫、迭更斯、萊斯柯夫等人的作品讀之再讀，但同時他又不斷地傾聽他生活於其間的那許多工人、工匠、商人、士兵、警探、演員、麵包師、唱歌班的孩子和水手們的語言……。

高爾基一生當中都帶着一種異常的注意力，研究人民的口頭的詩歌創作——民俗文學。

當地十五歲在喀山的年代當中，高爾基就開始記錄民間故事和民歌。

當他在拜莎拉比亞一帶浪遊時，他絲毫不加考慮，就同意拿他唯一的襯衫作為代價，只要有人把一位莫爾達維亞姑娘唱的歌給他譯成俄文就行，這個姑娘是願着八弦琴的聲音這樣唱着的：

【Og, Muru, Koshole Muru……g……】

當高爾基有一次被捕時，尼唐戈洛德城的憲兵，曾在他家裏搜出了幾個抄本，他們發現其中

所寫的，都是些民歌。

高爾基所創造的人物，講民間故事和傳說，唱背紳夫們的怨忿不平的歌和「殘酷的歌謠」，用各種種有的諺語和警句來修飾自己的話，——所有這一切，都是高爾基直接從生活中吸取出來的語言的富源。

他深深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

高爾基這樣說過：「人民，這不只是一種創造一切物質寶物的力量，人民還是一切精神寶物的唯一而最取不盡的源泉；按時間、美感和創造的才能來講，他還是第一位哲學家、詩人，他創造出世界上一切偉大的詩篇和一切悲劇，而其中最偉大的——這就是世界文化史。就正是他這四種偉大的人民，創造出了赫爾古里斯、音羅米修斯、米庫拉·索萊賽諾維奇、浮士德博士、伊凡小童瓜皮這四可笑的幸運兒，和那個戰勝了牧師、警察、小兒甚至還戰勝了死神的彼特魯希卡……。」（註二十四）

註二十四

赫爾古里斯是希臘神話中一位蓋世無雙的英雄。

音羅米修斯也是希臘神話中的一位英雄，曾自天宮裏盜火，造福人類，後曾因此受到萬神之王宙斯的懲罰。

米庫拉·索萊賽諾維奇是俄國古代傳說中一位英雄化了了的農民。

浮士德博士出自中世紀的傳說，德國大詩人歌德曾以其事寫成一部長詩。

伊凡小童瓜皮和彼特魯希卡，俱係俄國民間故事中的人物。

由於跟人民學習，高爾基終於達到了藝術的這樣一個高度，在這個高度上，美和樸素與真實分不開的，美本身就是這個樸素和真實。

他學會了用精確而難忘的字句，來描寫人物、河流、房屋、天空和森林等，就好像這些東西並不是印在紙上，而是刻在珍貴的寶石上的。

這裏可以引一段高爾基晚年所描寫的情景：

「我們坐在花園裏，坐在掛滿了紫水晶似的漿果的櫻桃樹蔭裏。這是黃昏的時分，一種罕人的閃光，預示着暴風雨快要來臨了。在像掛掉一層奶皮的牛奶色的天空裏，青灰色的雲片在翻騰着；陰影掠過花園，奇怪地就是樹葉子都一絲不動地靜息著。」

可是高爾基這位真正的天才，永遠都不滿意自己。他有一次這樣講：

「假如我要寫一本關於高爾基的書，那我的批評一定是最兇和最無情的。相信吧，我這樣講，是沒有絲毫誇張的。」

他知道，走向技巧成熟的路，必須經過頑強和不斷的勞作。

x

x

x

高爾基說就這樣來教育初學寫作者。

他在寄給一位初學寫作者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有一個時期寫得很多，每天要工作十二個鐘頭，——甚至因此而吐血。」

困難的經驗中才能得到的。

高爾基這樣的指出：「一個作家爲了字句而受磨折，這是有益的。」
接着他又帶着微笑講道：

「但這種磨難應該是愉快的。」

高爾基要求作家，應該像木頭或是金鳥的工匠一樣，深知道自己的材料。作家所用的材料，是活的語言。一個有着真實的文學才能的人，會感覺到語言的。但這還不够。應該更加研究它，擴大語言的儲藏，因爲每一個新字的發現而高興，不斷地充實自己的語言，因爲語言是生活在複雜的生活中，比改變着，它有自己的命運，而這個命運就反映出了人民的歷史。

大多數向高爾基徵詢意見和懇求幫助的初學寫作者，都是些來自民間的人。在革命之前，高爾基是懷着沉重的苦心來說出這個意見——學習。因爲高爾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當時，在一個普通俄國人走向知識的道路上，是有着多少阻礙。

高爾基從意大利的卡普里島寫給工人詩人塞明諾夫：

「我知道，向工人講——去學習吧，這就像對一個因饑餓而快死的人說——去治療吧，去治療他無言而悲訴。但我還是要說：去學習吧。」

高爾基很知道這些走向文化的最初的艱難的階段，他也知道在革命前的俄國一個職業作家的最初困難的步履。他對自己的學生是什麼都不掩瞞的。他預先去告訴他們，佈滿在作家的道路

上的，並不是玫瑰，而是鐵釘，一個從人民中間出身的作家，就得光脚踏着這些鐵釘走過去。

「假如你是一個懦弱的人——人家就會收買你和把你出賣掉，人家會動搖你，使你迷惘，而你就会衰萎下去……一個真誠的人，一個真誠的作家和革命家，要從這條路上走過——這就是一件偉大的光榮……」

高爾基此處所講的道路，這就是人民的道路。

高爾基對那些向初學寫作者指出他們的錯誤，向他們詳細地解釋，「在小說當中，就像在設備當中，不應該有一點多餘的螺絲釘」，但高爾基也從沒有忘記提醒自己的學生們一件主要的事，就是一個作家不要和人民生活在一起，還應該為人民而生活。

那些把自己局限在自己小天地中的作家，引起了高爾基的一種辛辣的嘲笑。

在革命的前夜，高爾基寫給一位阿美尼亞詩人阿虎米措：「大多數的現代詩人，就像是生活在無人居住的荒島上，在生活之外……。不應該變成一個魯濱遜，不應該！必須生活，叫嚷，大笑，吵嘴和愛人……。詩人——這是世界的回聲，而不是他自己的心靈的保姆……」

高爾基在給工人作家特拉文的信中又指出：

「不要把你的注意，只集中在你本人身上，也不要只描寫你的生活和你的思想，你應該曉得，成千萬的人像在你一樣的情況下生活着，甚至遠比你更壞。要儘量發現所有工人們的公同的思想，情感和願望，把它們真誠、有力、明確地說出來。」

在這幾句話裏——就存在着高爾基對所有初學習作者的教導的全部內在實質。他要求那些走向文學的人，不離開自己的人民，不變成令漢的時髦人和狡猾的要麼術的人。

高爾基具有偉大作家的銳利的和觀察入微的眼睛，去學習區別最精細的色度，學習把它們儲藏在記憶中。

甚至在他的兒童時代，高爾基也因他的超羣的記憶方面使人驚訝。他的祖父常常說他有一「巨大的記憶力」。有一次，高爾基在他的朋友，一個名叫葉甫雷諾夫的中學生的手裏看到了一張澳洲的地圖。高爾基把這幅地圖收來查看了一回。次日他就在心裏記得圖上所表示的許多島嶼，江河，山岳和城市了。

當高爾基成爲一個作家的時候，他的驚人的記憶力記得的不僅有澳洲的地圖，而且還有澳洲的——伏爾加河兩岸的生活的，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的山嶽區的和全國無數城鎮的——地圖。這是一幅非常不公平的地圖和一幅不可言狀的人類痛苦的地圖。

當莫斯科藝術家們準備「下層」的裝置，導演和佈景的正需要關於下等客棧的圖片時，高爾基向他們解釋道，只有由閃光照相的一法才能拍得這照片，因爲日光從未射進下等客棧。

高爾基是訴述那種平民生活的第一人，他們的黑暗的和可怕的生活是不能用普通的方法照相的底片上記錄出來的。

雖然高爾基作品中的流浪人所過的鼯鼠般的生活，誠然是可怕的，可是高爾基作品中的小市民們所過的生活是更可怕的。

當高爾基在小學三年級裏考試及格後，他曾得過獎：一本「聖經」，一本俄國大寫家克列洛夫的寓言集，一張證明書。

高爾基把一疊書和一個舊書攤上換了五十個戈比——因為他的祖母在這時病了，身邊又沒有一個錢。

他在證明書上寫道：

「我們的康那維諾」（註二十五）。

當時高爾基是十二歲，但已經學會了康那維諾的沾沾自喜的市民所過的生活，在他看來，真是一種豬狗的生活。

高爾基所寫的許多的長短篇劇本，可以在這個總標題——「我們的康那維諾的豬狗」——之下加以分類，因為牠們的內容不僅在康那維諾，處為然啊。

但高爾基不只寫豬狗，他還寫生活的悲慘而與黑暗。

當他終於對是一「兒童」的「字」問題還是纏纏糊糊的時候，他對文學的目的已有堅定的見

註二十五 康那維諾，是俄國諾夫哥羅德城郊外，是中下層階級和窮人所住的地方——原註。

解了。

有一次在喀山，他偶然去聽講沙士比亞。講演者帶着沈肅和贊榮的腔調宣稱：

「文學之唯一目的原是安身靈魂。」

但皮西科夫，這位極包，不贊成他的意見。他在他的日記上錄下了這句話語，並加評註道：「這是一句諷刺的話！」

他知道文學有一個非常高尚的目的，並知道這目的不是安身靈魂而是喚醒人的靈魂。後來，在寫了一部傳記的時候，他通過他作品中的一個主人公說出了下面的話：

「人民原有弱點來弱他們的弱點，因為他們必須永不安心。」

高爾基的文字，正如刺者一樣會更深地刺過，喚醒過，發過她的讀者的心。

在革命的時候，高爾基代寫，一時高爾基還是一個新造的作家，他住在尼廷尼·諾市將獲，有一個高爾基了，高爾基在諾市外，他有一頂引起公憤的帽子，做了他的富客。聽說高爾基寫了個別單自撰們，一見這人就知道行將有一禁人就會聚集在門前街上，聽這著名的夏利亞克(註二十六)的放唱。

高爾基這在喀山的時候，說和夏利亞克做朋友，這兩個人，約包師皮西科夫和稅區夏利亞

註二十六 夏利亞克是俄國著名的低階音樂家。

實，有一天在一個本地戲院裏求一個唱歌班裏的職務。高爾基已被錄用，夏利亞賓則因嗓子不好而拒用了。

這以前的麵包師和靴匠，他倆都獲得了世界的聲名，可是他們的道路分開了。

一九〇二年，在慶賀夏利亞賓的榮譽典禮上，高爾基在演講中直率地說出了有如鞭撻一樣的傷人話。

「你是一位天才，但是你的歌正在把莫斯科（註二十七）的人太太們的富豪沙龍中吵着。你給那些窮和貧賤痛苦的靈魂打打吧。只有這樣，你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偉人。」

「你這話是怎麼從這口吐的，而當革命的人們在沙龍的時候，他已經離開了祖國，並出賣了他可以身身的那個階級的人民。」

高爾基把這自己的歌唱給人民聽。而當人民完成了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並開始創造新社會具新的時候，高爾基獻給人民的不僅是他的歌，而且有全部的戰士的精力，建設者的開創力和當今最有學識者之一的學問。

高爾基的最後十年間的傳記，不只是一個作家的傳記，而且是一位卓越的蘇維埃的社會活動者，一位博學的蘇聯文學生活的領袖，一位文化戰士，一位與世界上以其創造天才爲人類解放事

註二十七 莫斯科長動動黨認爲莫斯科河兩岸，爲蘇俄對外的商人住區。

能同時對大人和兒童兩者都發生興趣的書。

俄國人的「自由」與「民主」是說對兒童的愛，這種愛是由那麼多的兒童分

白而來的。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義的。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義的。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義的。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義的。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義的。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自由與民主的意義，像「民主」與「自由」一樣，是含有高深的含

「可是你們自己怎樣寫的呢？你們且等著呢！我把你們的這些信收拾起，到時候再拿出來，姑且說二十年後吧，那時我將給你們看，你們將看到你們曾經寫過的是些多麼奇怪的事。」

「我喜歡知道的例如：Piatu是什麼？Iaitu是什麼？Paitu是什麼？Paitu又是什麼（註二十九）？」

「我恰不像你們所幹的一樣，用俄羅斯語言來玩這種把戲！」

「我的弱點是在用Piatu這個字母的時候——只求你們莫在任何人面前把我出醜！」

「這個字母常常使我苦惱，我每當必須用到它的時候，我就覺到我好像不是一個四十歲的人，而只是四歲的小孩。」

「即在這些文字中，如Piat, Pokiyat, Pouyat, 我常被Piat這個字母煩惱着，因為我把Piat寫成Piat。」

「我是多麼喜歡看見你們啊，我的親愛的孩子。在一起亂跳亂，在一起遊戲，多麼有趣！我會講多麼奇怪和多麼有趣的故事給你們聽！雖然說現在不是那麼年輕了，但我向你們保證，我並不是一個如此索然無味的人，而且當你們把燒紅的熱炭夾入暖茶放的煙匣而忘記被水燙去的時候，我斷不會不善於指出這暖茶炊會變到什麼意外的。我也能够告訴你們一條續續而又感嘆的

魚兒怎樣取餌吃，還有許多其它的有趣的把戲。我愛和孩子們在一起玩。這是我的舊習氣。當我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必須照顧我的小兄弟——他是在那個時候去世的。後來我必須照顧另外的兩個小子，此後，當我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在星期日，我慣常把我那條街上住的全體孩子聚集在一起，和他們出去玩上一整天，從清早一直到黃昏。

「你們要知道，這真是美麗的生活！大約總有六十個孩子，大家都很年輕——約四歲到十歲。他們在樹林裏到處亂跳亂跑，常常玩到疲憊到不能走回家去。

「但我是常常準備着這類意外之事的。我有、張繫着肩帶的椅子。我把這椅子吊在我的背上，幫助那不能走得動路的孩子們坐上去，這麼地帶着他們橫越田野回去。啊！這真奇怪！——是的，這是一個快樂的時代，我是常常愉快地回想着的。此後，我就成爲一個作家了，這當然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職業，雖然我是非常愛好它的。」

第二封信，是在我們這一時代寫的，是寫給伊爾迪茨克一個改名「高爾基小學」的學生的：「巴索夫同志來看我，並把東部西伯利亞許多著名學校的一切情形告訴了我，他也把你們的進步情形告訴了我，在你們之中有多少天下啊。

「聽到你們在辛勤的工作，我特別感到快樂。孩子們，這多應該啊。一個人必須愛科學，因爲世人除科學外，就沒有更強大的，更能制勝一切的武器了。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因爲他們目不識丁和未受教育會遭到了羅言的痛苦。你們的父親已給你們打開了一條引到科學高峯的

大道，而繼續你們父親所開始的事業這項責任，現在已落到你們的肩上了。大艱努力的十八年，英勇奮鬥的十八年，是祖國主人無產階級能將科學完成奇蹟的一個活證據……。

「我們需要千百萬的醫生、教師、工程師、音樂家、演員、詩人、作家等等，這是一枝人民軍隊，他們將奉獻他們的精力去開發和發展那蘊藏在地球內部的許多寶藏。在我們的國內可使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蟲，或潤竭土地生活力的茅草，或損傷森林和穀類的害物絕跡。我們要把我們的整塊國土栽培得像花園一樣，排去沼澤裏的水，灌溉沙漠的土地，挖掘運河！開闢河床，建築幾百萬公里的道路，拓殖我們的龐大的森林。在我們的國內必須使毀滅穀物的蝗蟲，傳染熱病的蚊子，各種疾病的使者蒼蠅，對我們家畜真實有害的疫菌絕跡。大老鼠和小耗子——這種寄生蟲使我們損失了千百萬塊錢價值的東西，田野裏的啮齒類動物——鼯鼠，土撥鼠，田鼠——給予我們的損失也是一樣大的。當然，這還沒有說全。在建設和發展第一次真實地栽培出的社會主義國家方面，還有許多其他的努力範圍和愉快工作，這是等待你們去做的工作，這種工作需要最廣大的可能有的科學知識。」

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所經歷的，寫作的和奮鬥的就是在這種愉快工作方面的：把未來變為現在，把夢想變成現實。

我樂於附這飛行會向我國未來一代說過的話，來結束這本瑪克辛·高爾基的略傳。」